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二十四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敕修

列傳第一百十二

嚴清字公直雲南後衛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除富順
知縣公廉恤民治聲大起憂歸補邯鄲入為工部主事
歷郎中董作京師外城修九陵吏無所侵年工成加俸
連丁内外艱服除補兵部擢保定知府故事歲籍民充
京師庫役清罷之振荒弭盜人以比前守吳嶽歷遷易
州副使陜西參政四川按察使右布政使竝以清望薦
章十餘上隆慶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未上改
四川清久宦川中僚吏憚其風采相率厲名行少墨敗

者郡縣卒歲團操成都清罷之番人入貢裁為定額痛絶强宗悍吏毀者亦衆陝西賊流入境巡按御史王廷瞻劾清縱寇大學士趙貞吉言賊起鄠陝貽害川徼即有罪當罪守土臣不宜專責巡撫臣蜀人深知清約已愛人省事任怨今蜀地歲荒民流方倚清如父母奈何棄之任事臣欲為國家剗小民必得罪豪右論者不察動以深文求之頃海瑞既去若清復罷是任事之臣皆不免彈擊惟全軀保位為得計矣疏奏不允命解官聽

調清遂不出萬歷二年起撫山西未起改貴州歷兩京大理卿三遷刑部尚書張居正當國尚書不附麗者獨清居正既卒籍馮保家得廷臣餽遺籍獨無清名神宗深重焉為吏部尚書梁夢龍罷即以清代日討故實辨官材自丞佐下皆親署無一倖進者中外師其廉儉書問幾絶甫半歲得疾歸帝數問閣臣嚴尚書病愈否十五年兵部缺尚書用楊博故事特詔起補遣使趣行而清疾益甚不能赴又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恭肅清初

拜尚書不能具服色束素犀帶以朝或嘲之曰公釋褐時七品玳瑁帶猶在耶清笑而已

宋纁字伯敬商邱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永平推官擢御史出視西關按應天諸府隆慶改元再按山西諳達陷石州將士捕七十七人當斬纁訊得其誣釋者殆半靜樂民李良雨化爲女纁言此陽衰陰盛之象宜進君子退小人以挽氣運帝嘉納之擢順天府丞尋以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核缺伍汰冗兵罷諸道援兵

防禦省餉無算萬歷初與張居正不合引疾歸居正卒廷臣交薦以故官撫保定獲鹿諸縣飢先振後以聞帝以近畿宜俟命令災重及地遠者便宜振貸餘俱奏聞尋遷南京户部右侍郎名還部進左攺督倉場請減額解牘銀民壯弓兵諸役已裁者勿徴民間工食十四年遷户部尚書民壯工食已減半復有請盡蠲者纔因并歴日諸費奏裁之有司徴賦懼缺額鞭撻取盈纔請有司考成視災傷為上下山西連歲荒賴社倉獲濟纔請

推行天下以贖鈔為糴本不足則勸富人或令民輸粟給冠帶又言邉儲大計最重屯田鹽筴近諸邉年例銀增至三百六十一萬視弘治初八倍宜修屯政商人墾荒中鹽帝皆稱善聖節賞賚詔取部帑銀二十萬兩纁執奏不從潞王將之國復取銀三十萬兩市珠寶纁亦力爭乃減三之一故事金花銀歲進百萬兩帝即位之六年增二十萬遂以為常纁三請停加額終不許纁為戶部五年值四方多災為酌盈虛籌緩急奏報無需時上

下賴之而都御史吳時來以吏部尚書楊巍年老求去
忌纁名出已上兩疏劾纁因杜門乞休帝不許及巍去
辛以纁代之巍在部不能止吏奸且遇事輒請命政府
纁絶請寄奬廉抑貪罷黜吏百餘人於執政一無所闗
白會文選員外郎缺官纁擬起鄒元標奏不下再疏趣
之大學士申時行遂擬旨切責斥元標南京頃之以序
班盛名昭註官有誤時行劾奏之序班劉文潤遷詹事
府録事時行又劾文潤由輸粟進不當任清秩時殿閣

中書無不以賄進者時行獨爭一錄事纁知其意五疏乞休福建僉事李琯言時行庇巡撫秦燿而纁議罷之仇主事高桂而纁議用之以故假小事齮齕使不得安其位帝不納琯言亦不允纁請無何纁卒官詔贈太子太保謚莊敬纁凝重有識議事不苟石星代為戶部嘗語纁曰某郡有奇羨可濟國需纁曰朝廷錢穀寧蓄久不用勿使搜括無餘主上知物力充羨則侈心生矣星憮然有郎言漕糧宜改折纁曰太倉之儲寧紅腐不可

匱絀一旦不繼何所措手中外陳奏帝多不省或直言指斥輒曰此沽名耳不罪于慎行稱帝寛大纁愀然曰言官極論得失要使人主動心縱罪及言官上意猶有所儆省縣置勿問則如痿痺不可療矣後果如其言陸光祖字與繩平湖人祖淞父杲皆進士淞光禄卿杲刑部主事光祖年十七與父同舉於鄉尋登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除濬縣知縣兵部尚書趙錦檄畿輔民築塞垣光祖言不便錦怒劾之光祖言於巡撫請輸雇值民乃

安郡王奪民產光祖裁以法遷南京禮部主事請急歸
補祠祭主事歷儀制郎中嚴訥為尚書雅重光祖議無
不行及訥改吏部調光祖驗封郎中改考功王崇古張
瀚方逢時王一鶚挂物議力雪之既而改文選益務汲
引人才登進者頗幾盡又破格擢廉能吏王化江東部
元善張澤李珙郭文通蔡琮陳永謝侃或由鄉舉貢士
或起自書吏由是下僚競勸訥亦推心任之故光祖得
行其志左侍郎朱衡衡光祖有後言御史孫丕揚遂以

專擅劾光祖時已遷太常少卿坐落職閒住大學士高拱掌吏部謀傾徐階階賓客皆避匿光祖獨為排解及拱罷楊博代為吏部義之特起南京太僕少卿未上擢本寺卿又就進大理卿半道丁父艱萬歷五年起故官張居正以奪情杖言者光祖遺書規之及王用汲劾居正居正將中以危禍光祖時入為大理卿力解得免居正與光祖同年相善欲援為助光祖無詭隨及遷工部右侍郎以議漕糧改折忤居正御史張一鯤論之光祖

遽引歸十一年冬薦起南京兵部右侍郎甫旬日名為
吏部悉引居正所擯老成人布九列李植江東之力求
居正罪光祖言居正輔翼功不可泯與言路左植輩以
丁此呂故攻尚書楊巍光祖右巍詆言者言者遂羣攻
光祖乃由左侍郎出為南京工部尚書御史周之翰劾
光祖附宗人炳得清華帝不問御史楊有仁遂劾光祖
受賕請屬巍力保持之事得寢光祖竟引疾去十五年
起南京刑部尚書就改吏部率同官劾東廠太監張鯨

且乞宥李沂已言國本未定由鯨搆謀請除之以安宗社及帝召還鯨復率同官極諫入為刑部尚書帝嘗書其名御屏吏部尚書宋纁卒遂用光祖代而以趙錦代光祖御史王之棟言二人不當用帝怒貶之棟雜職時部權為内閣所奪纁力矯之遂遭挫光祖不為懾嘗以事與大學士申時行迕時行不悦光祖卒無所徇時行謝政將去用趙志皐張位時行所密薦也光祖言輔臣當廷推不當内降帝命不為後例二十年大計外吏給

事中李春開王遵訓何偉丁應泰御史劉汝康皆先為外吏有物議悉論黜之又舉許孚遠顧憲成等二十二人時論翕然稱焉頃之以推用饒伸萬國欽忤旨文選郎王教以下盡逐光祖謂事由己引罪乞休為郎官祈宥不許及會推閣臣廷臣循故事首光祖名詔報曰卿前請廷推推固宜首卿光祖知不能容日懷去志無何以王時槐蔡悉王樵沈節甫老成魁艾特雅薦之給事中喬允遂劾光祖及文選郎鄒觀光光祖遂力求去許

馳驛在籍五年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光祖清强有識練達朝章每議大政一言輒定初官禮部將擢尚寳少卿力讓時槐丕揚劾罷光祖後再居吏部推轂之甚力趙用賢沈思孝以論此吕事與光祖左後亦數推輓之御史蔡時鼎陳登雲嘗劾光祖光祖引登雲為知已時鼎視鹺兩淮以建言罷商人訐於南刑部光祖時為尚書雪其誣罪妄訴者人服其量

孫鑨字文中父陞字志高都御史燧季子也嘉靖十四

年進士及第授編修累官禮部侍郎嚴嵩枋國陞其門生也獨無所附麗會南京禮部尚書缺衆不欲行陞獨請往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恪陞嘗念父死宸濠之難終身不書寧字亦不為人作壽文居官不言人過時稱篤行君子四子纁鋌錝鑛鋌南京禮部右侍郎錝太僕卿鑛自有傳纁舉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武庫主事歷武選郎中尚書楊博深器之世宗齋居二十年諫者輒獲罪纁請朝羣臣且力詆近倖方士引趙高林靈素為喻

中官匿不以聞鏓遂引疾歸隆慶元年起南京文選郎中萬歷初累遷光禄卿引疾歸里居十年坐卧一小樓賔客罕見其面起故官進大理卿都御史吳時來議律例多紕盭鏓力爭之帝悉從駁議歷南京吏部尚書尋改兵部參贊機務命甫下會陸光祖去廷推代者再乃名為吏部尚書吏部自宋纁及光祖為政權始歸部至鏓守益堅故事冢宰與閣臣遇不避道後率引避光祖爭之乃復故然陰戒騶人異道行至鏓益徑直張位等

不能平因欲奪其權建議大僚缺九卿各舉一人類奏
以聽上裁用杜專擅鑨言廷推大臣得共衡可否比爵
人於朝與衆共之之義類奏啓倖途非制給事中史孟
麟亦言之詔卒如位議自是吏部權又漸散之九卿矣
二十一年大計京朝官力杜請謁文選員外郎呂允昌
鑨甥也首斥之考功郎中趙南星亦自斥其姻一時公
論所不予者貶黜殆盡大學士趙志皐弟預焉由是執
政皆不悅王錫爵方以首輔還朝欲有所庇比至而察

疏已上庇者在黜中亦不能無憾會言官以拾遺論劾稽勲員外郎虞淳熙職方郎中楊于廷主事袁黄鑨議謫黄留淳熙于廷詔黄方贊畫軍務亦留之給事中劉道隆遂言淳熙于廷不當議留乃下嚴旨責部臣專權結黨鑨言淳熙臣鄉人安貧好學于廷力任西事尚書石星極言其才今寧夏方平臣不敢以功為罪且既名議覆不嫌異同若知其無罪以諫官一言而去之自欺欺君臣誼不忍為也帝以鑨不引罪奪其俸貶南星三

官淳熙等俱勒罷鏞遂乞休且白南星無罪左都御史李世達以己同掌察而南星獨被遣亦爲南星淳熙等訟帝皆不聽於是僉都御史王汝訓右通政魏允貞大理少卿曾乾亨郎中于孔兼員外郎陳泰來主事顧允成張納陛賈巖助教薛敷教交章訟南星寃而泰來詞尤切其畧曰臣嘗四更京察其在丁丑張居正以奪情故用御史朱璉謀借星變計吏藉制衆口署部事方逢時考功郎中劉世亨依違其間如蔡文範習孔教輩竝掛

察籍不為衆所服辛巳居正威福已成王國光唯諾惟謹考功郎中孫惟清與吏科秦燿謀盡錮建言諸臣吳中行等令輔臣趙志皐張位撫臣趙世卿亦掛名南北京察公論冤之丁亥御史王國力折給事中楊廷相同官馬允登之邪議而尚書楊巍素性模棱考功郎徐一檟立調停之畫涇渭失辯亦為時議所譏獨今春之役旁咨博採覈實稱情邪諂盡屏貪墨必汰乃至鼂割渭陽之情南星忍秦晉之好公正無踰此者元輔錫爵燕

程赴名人或疑其欲干計典今其親故皆不能庇欲甘心南星久矣故道隆章上而專權結黨之旨旋下夫以吏部議留一二庶僚為結黨則兩都大僚被拾遺者二十有二人而閣臣議留者六詹事劉虞夔以錫爵門生而留獨可謂之非黨耶且部權歸閣自高拱兼攝以來已非一日尚書自張瀚嚴清而外選郎自孫鑛陳有年而外莫不奔走承命其流及於楊巍至劉希孟謝廷寀而掃地盡矣尚書宋纁稍欲振之卒為故輔申時行齮

戳以死尚書陸光祖文選郎王教考功郎鄒觀光矢志澄清輔臣王家屏虛懷以聽銓叙漸清乃時行身雖還里機伏垣牆授意内璫張誠田義及言路私人教觀光遂不久斥逐今祖其故智借拾遺以激聖怒是内璫與閣臣表裏箝勒部臣而陛下未之察也疏入帝怒謫孔兼泰來等世達又抗疏論救帝怒盡斥南星淳熙于廷黄為民鑨乃上疏言吏部雖以用人為職然進退去留必待上旨是權固有在非臣部得專也今以留二庶僚

為專權則無往非專矣以留二司屬為結黨則無往非黨矣如避專權結黨之嫌畏縮選愞使銓職之輕自臣始臣之大罪也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俾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於當時後來者且以臣為戒又大罪也固請賜骸骨仍不允龐遂杜門稱疾疏累上帝猶温旨慰留賜羊豕酒醬米物且敕侍郎蔡國珍暫署選事以需龐起龐堅卧三月疏至十上乃許乘傳歸居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謚請簡龐嘗曰大臣不合惟當引去否則有

職業在謹自守足矣其志節如此子如法官刑部主事
以諫阻鄭貴妃進封貶潮陽典史久之移疾歸廷臣累
薦悉報寢卒贈光禄少卿
陳有年字登之餘姚人父克宅字即卿正德九年進士
嘉靖中官御史哭爭大禮有大僚欲去克宅扼其項曰
奈何先去為人望其人愧而止俄繫獄廷杖獲釋先後
按貴州河南多所彈劾吏部尚書廖紀姻為所劾罷惡
之出為松潘副使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都勻苗

王阿向作亂據凱口囤克宅與總兵官楊仁攻斬阿向論功進秩旋移撫蘇松旣行而阿向黨復叛坐罷官俟勘巡撫汪珊討平賊推功克宅克宅已卒乃賜卹典有年舉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吏部歷驗封郎中萬歷元年成國公朱希忠卒其弟錦衣都督希孝賄中官馮保援張懋例乞贈王大學士張居正主之有年持不可草奏言令典功臣歿公贈王侯贈公子孫襲者生死止本爵懋贈王廷議不可即希忠父輔亦言之

後竟贈非制且希忠無勛伐豈當濫寵左侍郎劉光濟
署部事受指居正為刪易其槀有年力爭竟以原奏上
居正不懌有年即日謝病去十二年起稽勳郎中歷考
功文選謝絕請寄除目下中外皆服遷太常少卿以右
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尚方所需陶器多奇巧難成後有
詔許量減既而如故有年引詔旨請不從內閣申時行
等固爭乃免十之三南畿浙江大侵詔禁隣境閉糶商
舟皆集江西徽人尤衆而江西亦歲儉羣乞有年禁遏

有年疏陳濟急六事中請稍弛前禁令江西民得自救南京御史方萬山劾有年違詔帝怒奪職歸薦起督操江累遷吏部右侍郎改兵部又改吏部尚書孫鑨左侍郎羅萬化皆鄉里有年力引避朝議不許尋由左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二十一年與吏部尚書溫純共典京察所黜咸當未幾遂代純位其秋鑨謝事召拜吏部尚書止宿公署中見賓則於待漏所引用僚屬極一時選明年王錫爵將謝政廷推閣臣詔無拘資品有年適在

告侍郎趙參魯盛訥文選郎顧憲成往咨之列故大學士王家屏故禮部尚書沈鯉故吏部尚書孫鑨禮部尚書沈一貫左都御史孫丕揚吏部侍郎鄧以讚少詹事馮琦七人名上蓋鑨丕揚非翰林為不拘資琦四品為不拘品也家屏以爭國本去位帝意雅不欲用又推及吏部尚書左都御史非故事嚴旨責讓謂不拘資品乃昔年陸光祖自為内閣地今推鑨丕揚顯屬徇私前吏部嘗兩推閣臣可具錄姓名以上於是備列沈鯉李世

達羅萬化陳于陛趙用賢朱賡于慎行石星曾同亨鄧以讚等而世達故左都御史也帝復不悅謂詔旨不許推都御史何復及世達家屏舊輔臣不當擅議起用乃命于陛一貫入閣而謫憲成及員外郎黄縉王同休主事章嘉禎黄中色為雜職錫爵首疏救有年及參魯等疏繼之帝竝不納趙志臯張位亦佯為言而二人者故不由廷推因謂輔臣當出特簡廷推由陸光祖交通言路為之不可為法帝喜降旨再譙責遂免縉等貶謫但

停俸一年給事中盧明諏疏救憲成帝怒貶明諏秩斥憲成為民有年抗疏言閣臣廷推其來舊矣曩楊巍秉銓臣署文選廷推閣臣六人今元輔錫爵即是年所推也臣邑前有兩閣臣弘治時謝遷嘉靖時呂本竝由廷推官止四品而耿裕聞淵則以吏部尚書居首是廷推與推及吏部皆非自今創也至不拘資品自出聖諭臣敢不仰承因固乞骸骨帝得疏以其詞直温旨慰答有年自是累疏稱疾乞罷帝猶慰留賚食物羊酒有年請

益力最後以身䝉退遺賢不可不録力請帝起廢帝報聞有年遂杜門不出數月中疏十四上乃予告乘傳歸歸裝書一篋衣一笥而已二十六年正月卒年六十有八四月詔起南京右都御史而有年已前卒贈太子太保謚恭介故事吏部尚書未有以他官起者屠滽掌都察院楊博嚴清掌兵部皆用原銜領之南京兵部尚書楊成起掌南院亦領以故銜有年以右都御史起葢帝欲用之而政府陰抑之也有年風節高天下兩世膴仕

無宅居其妻孥至以油幙障漏其歸自江西故廬火乃僦一樓居妻孥而身棲僧舍其刻苦如此

孫丕揚字叔孝富平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歷按畿輔淮揚矯然有風裁隆慶中擢大理丞以嘗劾高拱拱門生給事中程文誣劾丕揚落職俟勘拱罷事白起故官萬歷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以嚴為治屬吏皆惴惴按行關隘增置敵樓三百餘所築邊牆萬餘丈錄功進右副都御史中官馮保家在

畿內張居正屬爲建坊丕揚拒不應知二人必怒五年春引疾歸其冬大計京官言路希居正指劾之詔起官時調南京用御史按陜西者知保等憾不已密諷西安知府羅織其贓知府遣吏報御史吏爲虎噬及再報則居正已死事乃解起應天府尹召拜大理卿進户部右侍郎十五年河北大飢丕揚鄉邑及隣縣蒲城同官至採石爲食丕揚傷之進石數升於帝因言今海內困加派其窮非止啖石之民也宜寛賦節用罷額外徵派及

諸不急務損上益下以培蒼生大命帝感其言頗有所
減罷尋由左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以病歸召拜刑部
尚書丕揚以獄多滯因由公移章制議刑部大理各置
籍凡獄上刑部次日即詳讞大理大理審允次日即還
刑部自是因無淹繫尋奏五歲方恤刑恐冤獄無所訴
請敕天下撫按方春時和令監司按行州縣大録繫囚
按察使則録會城因死罪矜疑及流徒以下可原者撫
按以達於朝期毋過夏月輕者立遣重者仍聽部裁歲

以為常帝報從之已條上省刑省罰各三十二事帝稱
善優詔褒納自是刑獄大減有内豎殺人逃匿禁中丕
揚奏捕卒論戍改左都御史陳臺規三事請專掌印重
廵方久廵城著為令已又言閭閻民瘼非郡邑莫濟郡
邑吏治非撫按監司莫清撫按監司風化非部院莫飭
請立約束頒天下奬廉抑貪共勵官箴帝咸優詔報許
二十二年拜吏部尚書丕揚挺勁不撓百僚無敢以私
干者獨患中官請謁乃創為掣籤法大選急選悉聽其

人自挈請寄無所容一時選人盛稱無私而銓政自是
無大獘矣二十三年大計外吏九江知府沈鐵嘗為衡
州同知發巡撫秦燿罪江西提學僉事馬猶龍嘗為刑
部主事定御史祝大舟贓賄遂為庇者所惡考功郎蔣
時馨黜之丕揚不能察及時馨為趙文炳所劾丕揚力
與辨雪謂釁由丁此呂此呂坐逮丕揚又力詆沈思孝
於是思孝及員外郎岳元聲連章訐丕揚丕揚請去甚
力其冬帝以軍政故貶南京言官三十餘人丕揚猶在

告偕九卿力諫弗納已而帝惡大學士陳于陛論救謫諸言官遷方丕揚等復抗疏諫帝益怒盡除其名初帝雖以夙望用丕揚然不甚委信有所推舉率用其次數請起廢輒報罷丕揚以志不行已懷去志及是杜門踰半歲疏十三上多不報至四月温諭勉留乃復起視事主事趙學仕者大學士志皋族弟也坐事議調文選郎唐伯元輒注饒州通判俄學仕復以前事被訐給事中劉道亨因劾吏部附勢語侵丕揚博士周獻臣有所陳

論亦頗侵之丕揚疑道亨受同官周孔教指獻臣又孔教宗人益疑之復三疏乞休最後貽書大學士張位慫其擬旨允放位如其言丕揚聞則大恚謂位逐已上疏詆位及道亨孔教獻臣思孝甚力帝得疏不直丕揚位亦疏辯求退帝復詔慰留而位同官陳于陛沈一貫亦為位解丕揚再被責讓許馳傳去久之起南京吏部尚書辭不就及吏部尚書李戴免帝難其代以侍郎楊時喬攝之時喬數請簡用尚書帝終念丕揚廉直三十六

年九月名起故官屢辭不允明年四月始入都年七十有八矣三十八年大計外吏黜陟咸當又奏舉廉吏布政使汪可受王佐張偲等二十餘人詔不次擢用先是南北言官羣擊李三才王元翰連及里居顧憲成謂之東林黨而祭酒湯賓尹諭德顧天埈各收召朋徒干預時政謂之宣黨崑黨以賓尹宣城人天埈崑山人也御史徐兆魁喬應甲劉國縉鄭繼芳劉光復房壯麗給事中王紹徽朱一桂姚宗文徐紹吉周永春輩則力排東

林與賔尹天墢聲勢相倚大臣多畏避之至是繼芳巡
按淅江有偽為其書抵紹徽國縉者中云欲去福清先
去富平欲去富平先去耀州兄弟又言泰脉斬斷吾輩
可以得志福清謂葉向髙耀州謂王國王圖富平即丕
揚也國時巡撫保定圖以吏部侍郎掌翰林院與丕揚
皆秦人故曰秦脉蓋小人設為挑激語以害繼芳輩而
其書乃達之丕揚所丕揚不為意會御史金明時居官
不職慮京察見斥先上疏力攻圖并詆御史史記事徐

縉芳謂為圖心腹及圖縉芳疏辯明時再劾之因及繼芳偽書事國縉疑書出縉芳及李邦華李炳恭徐良彥周起元手因目為五鬼五人皆選授御史候命未下者也當是時諸人日事攻擊議論紛呶帝一無所問則益植黨求勝朝端閧然及明年三月大計京官丕揚與侍郎蕭雲舉副都御史許弘綱領其事考功郎中王宗賢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河南道御史湯兆京協理御史喬允升佐之故御史康丕揚徐大化故給事中鍾兆斗

陳治則宋一韓姚文蔚主事鄭振先張嘉言及賓尹天埈國縉咸被察又以年例出給徽應甲於外羣情翕服而諸不得志者深銜之當計典之初舉也兆京謂明時將出疏要挾以激丕揚丕揚果怒先期止明時過部考察時疏劾之旨下議罪而明時辨疏復犯御諱帝怒褫其職其黨大譁謂明時未嘗要挾兆京詆以劾圖一疏實之為圖報復於是刑部主事秦聚奎力攻丕揚為賓尹大化國縉給徽應甲嘉言辨時部院察疏猶未下丕

楊奏趣之因發聚奎前知績溪吳江時貪虐狀帝方向
丕揚亦䖍聚奎職由是黨人益憤謂丕揚果以僞書故
行紹徽國縉且二人與應甲嘗攻三才元翰故代為修
隙議論洶洶弘綱聞而畏之累請發察疏亦若以丕揚
為過當者黨人藉其言益思撼丕揚禮部主事丁元薦
甫入朝慮察疏終寢抗章責弘綱因盡發崑宣黨搆謀
狀於是一桂繼芳永春兆魁宗文爭擊元薦為明時等
訟寃賴向高調護至五月察疏乃下給事中彭惟成南

京給事中高節御史王萬祚曾成易猶攻訐不已丕揚以人言紛至亦屢疏求去優詔勉留先是楊時喬掌察斥科道錢夢皐等十人特旨留任至是丕揚亦奏黜之羣情益快丕揚以白首趨朝非薦賢無以報國先後推轂林居耆碩若沈鯉呂坤郭正域邱度蔡悉顧憲成趙南星鄒元標馮從吾于玉立高攀龍劉元珍龐時雍姜士昌范涞歐陽東鳳輩帝雅意不用舊人悉寢不報丕揚又請起故御史錢一本等十三人故給事中鍾羽正

等十五人亦報罷丕揚益雖邁帝重其老成清德眷遇

益隆而丕揚乞去不已疏復二十餘上既不得請則於

明年二月拜疏徑歸向高聞之急言於上詔令乘傳且

敕所司存問既而丕揚疏謝因陳時政四事帝復優詔

報之家居二年卒年八十三贈太保天啟初追謚恭介

蔡國珍字汝聘奉新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鄉人嚴嵩

當國欲羅致門下國珍不應乞就南為刑部主事盜七

十餘人久繫讞得其情減釋過半就改吏部進郎中出

為福建提學副使以侍養歸遭母喪服除遂不出家居垂二十年張居正既卒朝議大起廢籍萬歷十一年仍以故官涖福建遷湖廣右參政分府辰沅洞蠻亂將吏議勦國珍檄諭之遂定歷浙江左布政使以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召為左副都御史歷吏部左右侍郎與尚書孫鑨陳有年綜核銓政擢南京吏部尚書二十四年閏八月孫丕揚去國帝久不除代部事盡弛其年十二月竟廢大選閣臣及言官數為言明年二月始命國珍

為吏部尚書三殿災率諸臣請修省旋有詔起廢國珍列三等人品正大心術光明者文選郎王教等二十四人才有足録過無可棄者給事中喬允等三十三人因人詿誤釁非已作者給事中耿隨龍等三十六人並請録用竟報寢明年三月偕廷臣詣文華門請舉皇長子册立冠婚言必得請方退帝遣中官諭曰此大典稍需時耳何相挾若是乃頓首出給事中戴士衡劾文選郎白所知贓私國珍為辨且求罷帝不聽除所知名御史

況上進因論國珍八罪帝察其誣不問國珍遂稱疾累
疏乞休先是丕揚坐忤張位去官位欲援同已者為助
以國珍鄉人汲引甚力及秉銓一守成憲不為位用位
惡之國珍乃懷去志至是帝忽怒吏部貶黜諸郎二十
二人國珍求去益力許乘傳歸初楊巍為吏部與内閣
相比得居位八年自宋纁陸光祖力與閣抗權雖歸部
身不見容故自纁至國珍卒未浹歲去惟丕揚閱三年
時咸議閣臣忮而惜纁等用未竟也國珍素以學行稱

風力不及孫龐陳有年而清操似之均為時望所屬家居十三年卒年八十四贈太子太保謚恭靖

楊時喬字宜遷上饒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除工部主事榷稅杭州令商人自署所入輸之有司無所預隆慶元年冬上時政要務言幾之當慎者三以日勤朝講為修德之幾親裁章奏為出令之幾聽言能斷為圖事之幾弊之最重者九曰治體怠弛曰法令數易曰賞罰無章曰用度太繁曰鬻官太濫曰莊田擾民曰習俗侈靡

曰士氣卑弱曰議論虛浮勢之偏重者三官寺難制也宗祿難繼也邊備難振也疏入帝褒納中外傳誦馬擢禮部員外郎遷南京尚寶丞萬歷初以養親去服除起南京太僕丞復遷尚寶移疾歸時喬雅無意榮進再起再告閱十七年始薦起尚寶卿四遷南京太常卿疏請議建文帝謚祠祀死節諸臣就遷通政使秩滿連章乞休不允三十一年冬召拜吏部左侍郎時李戴已致仕時喬至即署部事絶請謁謝交遊止宿公署苞苴不及

門及大計京朝官首輔沈一貫欲庇其所私憚時喬方正將令兵部尚書蕭大亨主之次輔沈鯉不可而止時喬乃與都御史溫純力㔹政府私人若給事中錢夢臯御史張似渠于永清輩咸在察中又以年例出給事中鍾兆斗於外一貫大慍密言於帝留察疏不下夢臯亦假楚王事再攻郭正域謂主察者為正域驅除帝意果動特留夢臯已盡留科道之被察者而嚴旨責時喬等報復時喬等惶恐奏辨請罷斥帝不問夢臯既留遂合

兆斗累疏攻純并侵時喬時喬求去已而員外郎賀燦然請斥被察科道亦詆純挾權鬬捷顧獨稱時喬又言陛下睿斷躬操非閣臣所能竊弄意蓋爲一貫解時喬以與純共事復疏請貶黜不報及純去夢皐兆斗亦引歸帝復降旨譙讓謂祖宗朝亦常留被察科道何今日揣疑君父誣詆輔臣因責諸臣朋比令時喬策勵供職而盡斥燦然及劉元珍龐時雍輩時喬歎曰主察者逐爭察者亦竄矣尚可靦顏居此乎九疏引疾竟不得請

時中外缺官多不補而羣臣省親養病給假及建言詿誤被譴者充滿林下率不獲名時喬乃備列三百餘人三疏請録用三十四年皇長孫生有詔起廢時喬復列上還謫鄒元標等九十六人削籍范儁等一百十人帝卒不省明年大計外吏時喬已偕副都御史詹沂受事居數日帝忽命戶部尚書趙世卿代時喬遂中輟蓋去冬所批察疏至是誤發之也輔臣朱賡謂非體立言於帝帝亦覺其誤即日收還時喬堅辭不肯任吏科陳治

則劾其怨懟無人臣禮有旨詰責時喬乃再受事永年伯王棟卒其子明輔請襲時喬以外戚不當傳世固争之弗聽時一貫已罷言路爭擊其黨而李廷機者一貫教習門生也閣臣闕衆多推之惟給事中曾于汴宋一韓御史陳宗契持不可時喬卒從衆議未幾又推黄汝良全天叙為侍郎諸攻一貫者益不悦給事中王元翰胡忻遂交劾時喬時喬疏辨力求罷當是時帝委時喬銓柄又不置右侍郎一人獨理部事銓叙平允然堂陛

扞格贖官廢事日甚一日而中朝議論方囂動見掣肘
時喬官位未崇又自溫純去久不置都御史益無以鎮
壓百僚由是上下相凌紀綱日紊言路得收其柄時喬
亦多委蛇議者諒其苦心不甚咎也秉銓凡五年最後
起故尚書孫丕揚未至而時喬已卒篋餘一敝裘同列
賻襚以殮詔贈吏部尚書謚端潔時喬受業永豐呂懷
最不喜王守仁之學闢之甚力尤惡羅汝芳官通政時
具疏斥之曰佛氏之學初不溷於儒乃汝芳假聖賢仁

義心性之言倡為見性成佛之教謂吾學直捷不假修為於是以傳註為支離以經書為糟粕以躬行實踐為迂腐以綱紀法度為桎梏踰閑蕩檢反道亂德莫此為甚敕所司明禁用彰風教詔從其言

贊曰古者冡宰統百官均四海即宰相之任也後代政柄始分至明中葉旁撓者衆矣嚴清諸人清公素履秉正無虧彼豈以進退得失動其心哉孫丕揚創掣籖法當時或以為紛更而一除任心營私之弊行之可久謂

非任法之善乎盖與時宜之未可援古義以相難也

明史卷二百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二十四考證

陸光祖傳除濬縣知縣　臣章宗瀛按光祖令濬時尚有平反富民盧柟獄一事見曾同亨所撰傳史未及謹附考

陸光祖傳補祠祭主事　臣章宗瀛按光祖任祠祭時有正伊王典楧罪發太醫院吏目何雲龍乾沒狀并草諸王襲封請婚諸濫費見明實録謹附識

陸光祖傳就進大理卿半道丁父憂　臣章宗瀛按曾同亨所撰傳載光祖拜大理卿甫就道心動因暫歸時光祖父病已篤歸兩日而父卒人以為孝誠所感史稱半道丁父艱與傳互異謹附識

陳有年傳疏陳濟急六事　臣章宗瀛按有年所陳六事大旨謂糶糴之法當論緩急請就江西本省量為貿遷而禁遏外販以平穀價明實録未載原疏附見孫鑛所撰行狀謹識

孫丕揚傳條上省刑省罰各三十二事　臣章宗瀛按

丕揚所陳省刑省罰各三十二事一律例原無如腦

箍竹簽之類當省者四條二倫理當重明尊卑之等

當省者四條三刑流防過當省者四條四情偏防過

當省者四條五避天時當省者四條六體人情當省

者四條七人可矜當省者四條八人可疑當省者四

條此省刑也一省罪内罰四條二省罪外罰四條三

省錢糧罰四條四省里甲罰四條五省捐公費罰四

條六省捐上司罰四條七省扣尅罰四條八省紙穀罰四條此省罰也見經世文編謹附識

蔡國珍傳三月倡廷臣詣文華門請舉皇長子冊立冠婚　臣章宗瀛按明實録羣臣詣東華門疏請皇長子冠婚乃萬歷二十六年三月事傳作正月誤謹改

明史卷二百二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二百二十五

給事中臣劉湄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明史卷二百五十五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三

張瀚　王國光

梁夢龍　楊巍

李戴　趙焕

鄭繼之

張瀚字子文仁和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歷廬州知府改大名諳達圍京師詔遣兵部郎中徵畿輔民兵入衛瀚立閲户籍三十丁簡一人而以二十九人供其餉得八百人馳至真定請使者閲兵使者稱其才累遷陜西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廵撫其地甫半歲入為大理卿進刑部右侍郎俄改兵部總督漕運隆慶元年改督兩廣運務時兩廣各設廵撫官事不關督撫瀚請加三邊例乃悉聽節制大盜曾一本寇掠廣

州詔切責瀚停總兵官俞大猷郭成俸已一本浮海犯福建官軍迎擊大破之賚銀幣已復犯廣東碣石衛叛將周雲翔等殺雷瓊叅將耿宗元與賊合廷議鐫瀚一秩調用已而成大破賊獲雲翔詔還瀚秩即家佚召再撫陝西遷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工部尚書萬歷元年吏部尚書楊博罷召瀚代之秩滿加太子少保時廷推吏部尚書首左都御史葛守禮次工部尚書朱衡次瀚居正惡守禮戇厭衡驕故特拔瀚瀚資望淺忽見擢舉

朝益趨事居正而瀚進退大臣率奉居正指即出已意
與論多不協以是為御史鄭准王希元所劾居正顧之
厚不納也御史劉臺劾居正因論瀚撫陜狼籍又唯諾
居正狀比居正遭喪謀奪情瀚心非之中指令瀚諭留
居正居正又自為牘風瀚屬吏以覆旨請瀚佯不喻謂
政府奔喪宜予殊典禮部事也何關吏部居正復令客
說之不為動乃傳旨責瀚久不奉詔無人臣禮廷臣惴
恐交章留居正瀚獨不與撫膺太息曰三綱淪矣居正

怒嗾給事中王道成御史謝思啓摭他事劾之勒致仕歸居正歿帝頗念瀚詔有司給月廩年及八十特賜存問卒贈太子少保謚忠懿

王國光字汝觀陽城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吳江知縣鄰邑有疑獄來質訊輒得情調儀封擢兵部主事改吏部歷文選郎中屢遷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謝病去隆慶四年起刑部左侍郎拜南京刑部尚書未上改戶部再督倉場神宗即位還理部事時簿牒繁冗自州縣

達部有繕書輸解交納諸費公私苦之國光疏請裁併去繁文十三四時稱簡便戶部十三司自弘治來以公署隘惟郎中一人治事員外郎主事止除官日一赴而已郎中力不給則委之吏胥弊益滋國光盡令入署職務得修舉邊餉告匱而諸邊歲出及屯田鹽課無可稽國光請敕邊臣核實且畫經久策以聞甘肅巡撫廖逢節等各條上其數耗蠹為損萬歷元年奏言國初天下州縣存留夏稅秋糧可一千二百萬石其時議主寬大

歲用外計贏銀百萬有餘使有司歲徵無缺則州縣積貯自豐水旱盜賊不能為災患今一遘兵荒輒留京儲發內帑由有司視存留甚緩苟事催科則謂擾民幣遂至此請行天下撫按官督所司具報出入存留逋負之數臣部得通融會計以其餘濟邊有司催徵不力者悉以新令從事制可京軍支糧通州者伺候甚艱國光請遣部郎一人司之名坐糧廳投牒驗發無過三日諸軍便之天下錢穀散隸諸司國光請歸併責成畿輔府州

縣歸福建司南畿歸四川司鹽課歸山東司關稅歸貴州司淮徐臨德諸倉歸雲南司御馬象房及二十四馬房芻料歸廣西司遂為定制三年京察拾遺國光為南京給事御史所劾再疏乞罷帝特留之明年復固以請乃詔乘傳歸瀕行以所輯條例名萬歷會計錄上之帝嘉其留心國計令戶部訂正及書成詔褒諭焉五年冬吏部尚書張瀚罷起國光代陳㪫實政别繁簡責守令恤䢴官罷加納數事皆允行尋以考績加太子太保八

年當考察外吏請毋限日期詔許之且命詿誤者聽從
公辯雪明年大計京朝官徇張居正意竄吳中行等五
人於察籍國光有才智初掌邦計多所建白及是受制
執政聲名損於初給事中商尚忠論國光銓選私所親
而給事中張世則出為河南僉事憾國光劾其鬻官黷
貨國光再奏辯帝再慰留責世則挾私睍儀眞丞及居
正卒御史楊寅秋劾國光六罪帝遂怒落職閒住已念
其勞命復官致仕

梁夢龍字乾吉真定人嘉靖三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首劾吏部尚書李默帝方顧默厚不問出覈陜西軍儲劾故延綏廵撫王輪督糧郎中陳燦等廢斥有差歷吏科都給事中帝怒禮部尚書吴山夢龍恐獨劾山得罪清議乃并吏部尚書吴鵬劾罷之嘗上疏言相臣賢否關治道汙隆請毋拘資格敕在廷公舉名德宿望之臣以光聖治帝疑諸臣私有所推引責令陳狀夢龍惶恐謝罪乃奪俸擢順天府丞坐京察拾遺

出為河南副使河決沛縣尚書朱衡議開徐邳新河夢龍董其役三遷河南右布政使隆慶四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是秋河決宿遷覆漕糧八百艘朝議通海運以屬夢龍夢龍言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各有商艇往來其間自膠州至海倉島人及商賈亦時出入臣等因遣人自淮安轉粟二千石自膠州轉麥千五百石入海達天津以試海道無不利者由淮安至天津大要兩旬可達歲五月以前風勢柔順揚帆

尤便況舟由近洋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苟船非朽
敝按占候以行自可無虞較元人殷明略故道安便尤
甚邱濬所稱傍海通運即此是也請以河為正運海為
備運萬一河未易通則海運可濟而河亦得悉心疏濬
以圖經久又海防綦重沿海衛所玩愒歲久不加繕飭
識者有未然之憂今行海運兼治河防非徒足裨國計
兼於軍事有補章下戶部部議海運久廢猝難盡復請
令漕司量撥糧十二萬石自淮入海以達天津工部給

銀為海艘經費報可已而海運卒不行事具王宗沐傳明年冬遷右副都御史移撫河南神宗初張居正當國夢龍其門下士特愛之召為户部右侍郎尋改兵部出賚遼東有功將士五年以兵部左侍郎進右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李成梁大破土蠻特於長定堡帝告廟宣捷大行賞賚官夢龍一子已給事中光懋言此乃保塞内屬之部游擊陶承譽假犒賚掩襲之請坐以殺降罪兵部尚書方逢時曲為解夢龍等亦辭免思廕及土

黙特三萬騎入東昌堡戍梁擊敗之寧前復警夢龍親率勁卒三千出山海關為戍梁聲援分遣兩叅將遮擊復移繼光駐一片石邀之敵引去前後奏永甸堡丁字泊馬蘭谷養善木紅土城寬甸廣寧右屯錦義大寧堡諸捷累賜敕獎勵就加兵部尚書以修築黄花鎮古北口邉牆加太子少保再廕子至錦衣世千戸召入掌部務疏陳軍政四事尋録防邉功加太子太保十年六月居正歿吏部尚書王國光劾罷夢龍代其位踰月御史

江東之劾夢龍澆徐爵賄保得吏部以孫女聘保弟為子婦御史鄧練趙楷復劾之遂令致仕家居十九年卒天啟中起南星訟其邊功贈少保崇禎末追謚貞敏

楊巍字伯謙海豐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除武進知縣擢兵科給事中操江僉都御史史褒善已遷大理卿巍言東南倭患方劇參贊巡撫俱論罷褒善獨倖免又黨緣美遷請并吏部罰治帝怒停選司俸還褒善故官巍既忤吏部遂出為山西僉事已遷參議分守宣府冦入

犯加副將馬芳擊斬其部長賚銀幣尋為陽和兵備副使擢右僉都御史廵撫宣府録擣巢功進秩二級踰年以養母歸歸二年召起廵撫陜西增補屯戍軍伍清還屯地之奪於藩府者隆慶初進右副都御史移撫山西所部驛遞銀歲徵五十四萬巍請減四之一修築沿邊城堡檄散大盜李九經黨復乞養母去神宗立起兵部右侍郎萬厯二年改吏部進左又以終養歸母年逾百歲卒十年起南京户部尚書旋召為工部尚書有詔營

建行宮延功德寺巍爭之乃止明年改戸部遷吏部尚書明制六部分涖天下事内閣不得侵至嚴嵩始陰撓部權迨張居正時部權盡歸内閣逡巡請事如屬吏祖制由此變至是申時行當國巍素勵清操有時望然年耄骫骳多聽其指揮御史丁此呂論科場事時行及余有丁許國輩皆惡之巍論謫此呂為御史江東之李植等所攻與時行俱乞罷帝從諸大臣請慰留巍等而戒論言者巍乃起復視事當居正初敗言路張甚帝亦心

疑諸大臣朋比欲言官摘發之以杜壅蔽諸大臣懼見
攻政府與銓部陰相倚以制言路先是九年京察張居
正令吏部盡除異已者十五年復當大計都御史辛自
修欲大有所澄汰巍徇政府指持之出身進士者貶黜
僅三十三人而翰林吏部給事御史無一焉賢否混淆
羣情失望十七年夏帝久不視朝中外疑帝以張鯨不
用故托疾巍率同列請以秋日御殿至十月巍等復請
帝不悅責以沽名巍初歷中外甚有聲及秉銓素望

大損然有清操性長厚不為刻覈行明年以年幾八十
屢疏乞歸詔乘傳給廩隷如故事歸十五年年九十二
而卒贈少保
李戴字仁夫延津人隆慶二年進士除興化知縣有惠
政擢户科給事中廣東以軍興故增民間稅至萬曆初
亂定戴奏止之累遷禮科都給事中出為陜西右參政
進按察使張居正尚名法四方大吏承風刻覈戴獨行
之以寬由山西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歲

凶累請躅振入為刑部侍郎累進南京户部尚書召拜工部尚書以繼母憂去二十六年吏部尚書蔡國珍罷廷推代者七人戴居末帝特擢用之當是時趙志臯沈一貫輔政雖不敢撓部權然大僚缺人九卿及科道掌印者咸得自舉聽上裁而吏部諸曹郎亦由九卿推舉尚書不得自擇其屬在外府佐及州縣正佐官則盡用掣簽法部權日輕戴視事謹守新令幸無罪而已明年京察編修劉綱中書舍人丁元薦南京評事龍起雷嘗

以言事忤當路咸置察中時議頗不直戴而是時國本未定皇長子冠婚久稽戴每倡廷臣直諫及礦稅害劇戴率九卿言陳增開礦山東知縣吳宗堯逮李道抽分湖口知府吳寳秀等又逮天下為增道者何限有司安所措手足且今水旱頻仍田里蕭耗重以東方增兵益餉而西事又見告矣民不聊生奸宄方竊發奈何反為發其機速其變哉不報山西稅使張忠奏調夏縣知縣韓薫簡僻戴以内官不當擅舉刺疏爭之湖廣陳奉屢

奏逮有司戴等又極論且言奉及遼東高淮擅募勁卒橫民間尤不可不問帝亦弗聽已復偕同列言自去夏六月不雨至今路殣相望巡撫汪應蛟所奏饑民十八萬人加以頻值兇警屢興征討之師按丁增調履畝加租賦額視二十年前不啻倍之矣瘡痍未起而採榷之害又生不論礦稅有無概勒取之民間此何理也天下富室無幾奸人肆虐何極指其屋而恐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彼漏稅則家立罄矣持無可究詰之說用無

所顧畏之人蚩蚩小民安得不窮且亂也湖廣激變已數告而近日武昌尤甚此輩寧不愛性命哉變亦死不變亦死與其吞聲獨死毋寧與讐家俱糜故一發不可遏耳陛下可視為細故耶亦不報三十年二月帝有疾詔罷礦稅釋繫囚録建言譴責諸臣越日帝稍愈命礦稅採榷如故戴率同官力諫時釋罪起廢二事猶令閣臣議行戴即欲疏名上請而刑部尚書蕭大亨謂釋罪必當奏聞方具疏上太僕卿南企仲以二事久稽劾戴

等不能將順帝怒并停前詔戴引罪求罷帝不許自是請起廢者再率九卿乞停礦稅者四皆不省稽勲郎中趙邦清素剛介為給事中張鳳翔所劾疑出文選郎中鄧光祚騐封郎中侯執躬意辨疏侵之御史沈正隆給事中田大益交章劾邦清邦清憤盡發光祚執躬私事光祚亦騰疏力攻部中大閧戴無所裁抑御史左宗郢李培遂劾戴表率無狀戴引疾乞去帝諭留為貶邦清三秩光光祚執躬歸羣囂乃息明年冬妖書事起錦衣

官王之楨等與同官周嘉慶有隙言妖書嘉慶所為下
詔獄窮治嘉慶戴甥也比會鞫戴引避帝聞而惡之會
王士騏通書事發下部議士騏奏辨帝謂士騏不宜辨
責戴不能鉗屬官戴引罪而疏紙誤用印復被譙讓罪
其司屬戴疏謝用印如故帝怒令致仕奪郎中以下俸
戴秉銓六年温然長者然聲望出陸光祖諸人下趙志
皐沈一貫柄政戴不敢為異以是久於其位而銓政益
頹廢矣卒贈少保

趙煥字文光掖縣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烏城知縣入為工部主事改御史萬歷三年中官張宏請遣其黨榷真定材木煥及給事中侯于趙執奏不從張居正遭父喪言官交章請留煥獨不署名擢順天府丞累遷左僉都御史十四年三月風霾求言煥請恢聖度納忠言謹嚬笑信政令時台大臣商榷治理次第舉行實政獘在内府者一切報罷而飭戒督府有司務求民瘼帝嘉納焉尋遷工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乞假去起南京右

都御史以親老辭時煥巳遷東廵撫僉都御史爌亦乞歸養吏部言二人情同爌為長子且任封疆乆可聽其歸乃趣煥就職尋召為刑部尚書議日本貢事力言非策男子諸龍光訐奏李如松通倭下吏并及其黨陳仲登枷赤日中滿戍癉鄉煥以盛暑必斃而二人罪不當死兩疏力爭忤旨詰責復以議浙江廵按彭應參獄失帝意遂引疾歸再起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吏部尚書皆不赴家居十六年召拜刑部尚書尋兼署兵部四十年

二月孫丕揚去改署吏部時神宗怠於政事曹署多空內閣惟葉向高杜門者已三月六卿止一煥在又兼署吏部吏部無復堂上官兵部尚書李化龍卒召王象乾未至亦不除侍郎戶禮工三部各止一侍郎而已都察院自溫純罷去八年無正官故事給事中五十年御史一百十人至是皆不過十人煥累疏乞除補帝皆不報其年八月遂用煥為吏部尚書諸部亦除侍郎四人既而考選命下補給事中十七人御史五十人言路稍盛

然是時朋黨已成中朝議論角立煥素有清望驟起田

間於朝臣本無所左右顧雅不善東林諸攻東林者乘

間入之所舉措往往不協清議先後為御史李若星給

事中孫振基所劾帝皆優詔慰留之已兵部主事卜履

吉為署部事都御史孫瑋所論煥以履吉罪輕擬奪俸

三月給事中趙興邦劾煥徇私煥疏辨再乞罷向髙言

今國事艱難人才日寡在野者既賜環無期在朝者復

晨星無幾乃大小臣工日尋水火甚非國家福也臣願

自今已後共捐成心憂國事議論聽之言官主張聽之當事使大臣得展布而毋苦言官之掣肘言官得發舒而毋患當事之摧殘天下事尚可為也因請諭煥起視事煥乃出明年春以年例出振基及御史王時熙魏雲中於外三人嘗力攻湯賓尹熊廷弼者又不移咨都察院於是御史湯兆京守故事爭且詆煥煥屢疏訐辯杜門不出詔慰起之兆京以爭不得投劾徑歸其同官李邦華周起元孫居相及戸部郎中賀烺交章劾煥擅權

請還振基等於言路帝為奪諸臣俸貶㫈官以慰煥煥請去益力九月遂叩首闕前出城待命帝猶遣諭留給事中李成名復劾煥代異黨同煥遂稱疾篤堅不起踰月乃許乘傳歸四十六年吏部尚書鄭繼之去國時黨人勢成清流斥逐已盡齊黨亓詩教勢尤張以煥為鄉人老而易制力引煥代繼之年七十有七矣比至一聽詩教指揮不敢異同由是素望益損帝終以煥清操委信之及明年七月遼東告警煥率廷臣詣文華門固請

帝臨朝議政抵暮始遣中官諭之退而諸軍機要務廢閣如故煥等復具疏趣之且作危語曰他日薊門摧敗敵兵臨城陛下能高枕深宮稱疾謝却之乎帝由是嗛焉考滿當增秩寢不報煥尋卒卹典不及光宗立始賜如制熹宗初贈太子太保

鄭繼之字伯孝襄陽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除餘干知縣遷户部主事歷郎中遷寧國知府進四川副使以養親歸服除久之不出萬歷十九年用給事中陳尚象薦

起官江西進右參政召為太僕少卿累遷大理卿遼東師罷吏部尚書李戴議留戍兵萬五千令朝鮮供億繼之曰既留兵自當轉餉奈何疲敝屬國議者韙之為大理九年擢南京户部尚書就改吏部四十一年吏部尚書趙焕罷時帝雖倦勤特謹銓部選久不除代以繼之有清望明年二月乃召之代焕繼之久處散地無黨援然是時言路持權齊楚浙三黨尤横大僚進退惟其喜怒繼之故楚産習楚人議論且年八十餘耄而憒遂一

聽黨人意指文選郎中王大智者繼之所倚信其秋以年例出御史李槃潘之祥給事中張鍵南京給事中張篤敬於外皆嘗攻湯賓尹熊廷弼者也時定制科道外遷必會都察院吏科繼之不令與聞比考選科道中書舍人張光房知縣趙運昌張廷拱曠鳴鸞濮中玉當預而持議頗右于玉立李三才遂見抑改授部曹大智同官趙國琦以為言大智怒搆於繼之逐之去由是御史孫居相張五典周起元等援年例故事以爭且為光房

等五人稱枉吏科都給事中李瑾亦以失職抗疏劾大智御史唐世濟則右吏部詆居相等居相瑾怒交章劾世濟給事中御史復助世濟排擊居相居相再疏力攻大智大智乃引疾去繼之亦覺其非不為辯至明年二月胡來朝為文選出兵科都給事中張國儒御史馬孟楨徐良彦於外復不咨都察院吏科國儒已陪推京卿法不當出外孟楨良彦則素忤黨人故來朝抑之繼之不能禁時居相等已去國獨瑾再爭詆繼之來朝甚力

來朝等不能難其黨思以衆力勝之於是諸御史羣起攻瑾瑾爭之强疏三上來朝等亦三疏詆訐詞頗窮來朝乃言年例協贊之旨實秉國者調停兩袒非可爲制乞改前令從事帝一無處分瑾方奉使自引去去其秋給事中梅之煥御史李若星張五典年例外轉所司復不預聞吏科韓光祐御史徐養量稍言之然勢孤竟不能爭也時縉雲李鋕以刑部尚書兼署都察院亦浙黨所推轂四十五年大計京官繼之與鋕司其事考功郎

中趙士諤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佐之所去留悉出紹吉等意繼之受成而已一時與黨人異趣者貶黜殆盡大僚則中以拾遺善類爲空繼之以篤老累疏乞休帝輒慰留不允明年春稽首闕下出郊待命帝聞命乘傳歸又數年卒年九十二贈少保

贊曰張瀚王國光梁夢龍皆以才辯稱楊巍趙煥鄭繼之亦負清望及秉銓政㨿詬議焉於時政府參懷言路脅制固積重難返然以公滅私之節諸人葢不能無愧

云

明史卷二百二十五

明史卷二百二十五考證

張瀚傳入為大理卿　臣章宗瀛按瀚由右副都御史改大理卿在嘉靖四十四年見雷禮列卿表謹附考

梁夢龍傳隆慶四年秋朝議通海運以屬夢龍　臣章宗瀛按夢龍議行海運在隆慶五年發其端者為給事中宋良佐見明實録及河渠志謹附考

李戴傳廣東以軍興故增民間稅　臣章宗瀛按明實

錄廣東賊曽一本自嘉靖末寇擾南韶餘黨毒流潮惠歴隆慶至萬歴十餘年始定傳云軍興當指此謹附考

趙煥傳尋召爲刑部尚書議日本貢事 臣章宗瀛按日本通貢始自沈惟敬維時爲萬歴二十年明年李如松敗績於碧蹄館貢議遂寢至二十四年始成詳見明實錄謹附考

明史卷二百二十五考證

明史卷二百二十六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敕修

列傳第一百十四

海瑞 何以尚 邱櫛

呂坤 郭正域

海瑞字汝賢瓊山人舉鄉試入都即伏闕上平黎策欲開道置縣以靖鄉土識者壯之署南平教諭御史詣學

宮屬吏咸伏謁瑞獨長揖曰臺謁當以屬禮此堂師長教士地不當屈遷淳安知縣布袍脫粟令老僕藝蔬自給總督胡宗憲嘗語人曰昨聞海令為母壽市肉二斤矣宗憲子過淳安怒驛吏倒懸之瑞曰曩胡公按部令所過毋供張今其行裝盛必非胡公子發槖金數千納之庫馳告宗憲宗憲無以罪都御史鄢懋卿行部過供具甚薄抗言邑小不足容車馬懋卿恚甚然素聞瑞名為斂威去而屬巡鹽御史袁淳論瑞及慈谿知縣霍與

瑕與瑕尚書韜子亦抗直不謟懋卿者也時瑞已擢嘉興通判坐謫興國州判官久之陸光祖為文選擢瑞戶部主事時世宗享國日久不視朝深居西苑專意齋醮督撫大吏爭上符瑞禮官輒表賀廷臣自楊最楊爵得罪後無敢言時政者四十五年二月瑞獨上疏曰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其任至重欲稱其任亦惟以責寄臣工使盡言而已臣請披瀝肝膽為陛下陳之昔漢文帝賢主也賈誼猶痛哭流涕而言非苛責也以

文帝性仁而近柔雖有及民之美將不免於怠廢此誼所大慮也陛下天資英斷過漢文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使天下貫朽粟陳幾致刑措陛下則鋭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反剛明之質而誤用之至謂遐舉可得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濫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法紀弛矣數年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為薄於夫婦吏貪官横民

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為何如乎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一時差快人意然嵩罷之後猶嵩未相之前而已世非甚清明也不及漢文帝遠甚葢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古者人君有過賴臣工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辭表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為陛下正言者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欺君之罪何如夫

天下者陛下之家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内外臣工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者也一意修真是陛下之心惑過於苛斷是陛下之情偏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徇私廢公得一官多以欺敗多以不事事敗實有不足當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而遂謂陛下厭薄臣工是以拒諫執一二之不當疑千百之皆然陷陛下於過舉而恬不知怪諸臣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此之謂也且

陛下之誤多矣其大端在於齋醮齋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垂訓修身立命曰順受其正矣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說堯舜禹湯文武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受術於陶仲文以師稱之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至於仙桃天藥怪妄尤甚昔宋真宗得天書於乾祐山孫奭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必製而後成今無故獲此二物是有足而行耶曰天賜者有手

執而付之耶此左右奸人造爲妄誕以欺陛下而陛下誤信之以爲實然過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責臣下則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修真爲無害已乎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用人而必欲其唯言莫違此陛下之計左也即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爲同心今爲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爲逆者也歴任有聲官戸部者至今首稱之然諸臣寧爲嵩之順不爲材之逆得非有以窺

陛下之微而潛為趨避乎即陛下亦何利於是陛下誠知齋醮無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宰相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之積誤置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間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其身於臯夔伊傅之列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釋此不為而切切於輕舉度世敝精勞神以求之於繫風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見勞苦終身而終於無所成也今大臣持禄而好諛小臣畏

罪而結舌臣不勝憤恨是以冒死願盡區區惟陛下垂聽焉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曰趣執之無使得遁宦官黄錦在側曰此人素有癡名聞其上疏時自知觸忤當死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僮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日再三為感動太息留中者數月嘗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會帝有疾煩懣不樂召閣臣徐階議内禪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病久安能視事又曰朕不自謹惜致此疾困使朕能

出御便殿豈受此人詬詈耶遂逮瑞下詔獄究主使者尋移刑部論死獄上仍留中戶部司務何以尚者揣帝無殺瑞意疏請釋之帝怒命錦衣衛杖之百錮詔獄晝夜搒訊越二月帝崩穆宗立兩人並獲釋帝初崩外庭多未知提牢主事聞狀以瑞且見用設酒饌款之瑞自疑當赴西市恣飲噉不顧主事因附耳語宮車適晏駕先生今即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即大慟盡嘔出所飲食隕絕於地終夜哭不絕聲既釋復故官俄改兵部擢

尚書丞調大理隆慶元年徐階為御史齊康所劾瑞言階事先帝無能救於神仙土木之誤畏威保位誠亦有之然自執政以來憂勤國事休休有容有足多者康乃甘心鷹犬摶噬善類其罪又浮於高拱人韙其言歷兩京左右通政三年夏以右僉都御史廵撫應天十府屬吏憚其威墨者多自免去有勢家朱丹其門聞瑞至黜之中人監織造者為減輿從瑞鋭意興革請濬吳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賴其利素疾大戶兼并力摧豪強撫窮

弱貧民田入於富室者率奪還之徐階罷相里居按問其家無少貸下令飈發凌厲所司惴惴奉行豪有力者至竄他郡以避而奸民多乘機告訐故家大姓時有被誣負屈者又裁節郵傳冗費士大夫出其境率不得供頓由是怨頗興都給事中舒化論瑞迂滯不達政體宜以南京清秩處之帝猶優詔奬瑞已而給事中戴鳳翔劾瑞庇奸民魚肉搢紳沽名亂政遂改督南京糧儲瑞撫吳甫半歲小民聞當去號泣載道家繪像祀之將履

新任會高拱掌吏部素銜瑞并其職於南京戶部瑞遂謝病歸萬歷初張居正當國亦不樂瑞令廵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視瑞設雞黍相對食居舍蕭然御史歎息去居正憚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召十二年冬居正已卒吏部擬用左通政帝雅重瑞名畀以前職明年正月召為南京右僉都御史道改南京吏部右侍郎瑞年已七十二矣疏言衰老垂死願比古人尸諫之義大畧謂陛下勵精圖治而治化不臻者貪吏之刑輕也諸

臣莫能言其故反借待士有禮之說交口而文其非夫待士有禮而民則何辜哉因舉太祖法剝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貫論絞謂今當用此懲貪其他規切時政語極剴切獨勸帝虐刑時議以為非御史梅鶚祚劾之帝雖以瑞言為過然察其忠誠為奪鶚祚俸帝屢欲召用瑞執政陰沮之乃以為南京右都御史諸司素媮惰瑞以身矯之有御史偶陳戲樂欲遵太祖法予之杖百司惴恐多患苦之提學御史房寰恐見糾

擿欲先發給事中鍾宇淳復慫恿寰再上疏醜詆瑞亦屢疏乞休慰留不允十五年卒官瑞無子卒時僉都御史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為斂小民罷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絕贈太子太保謚忠介瑞生平為學以剛為主因自號剛峰天下稱剛峰先生嘗言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尚可存古人遺意故自為縣以至巡撫所至力行清丈頒一條鞭法

意主於利民而行事不能無偏云始救瑞者何以尚廣西興業人起家鄉舉出獄擢光祿丞又以劾高拱坐謫拱罷起雷州推官終南京鴻臚卿

卯橅字茂實諸城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由行人擢刑科給事中三十四年七月倭六七十人失道流劫自太平直逼南京兵部尚書張時徹等閉城不敢出閱二日引去給事御史劾時徹及守備諸臣罷時徹亦上其事詞多隱護橅劾其欺罔時徹及侍郎陳洙皆罷帝久不

視朝嚴嵩專國柄撫言權臣不宜獨任朝綱不宜久弛

嚴嵩深憾之已劾嵩黨寧夏巡撫謝淮應天府尹孟淮

貪黷謝淮坐免未幾嵩敗撫劾由嵩進者順天巡撫徐

紳等五人帝為黜其三遷兵科都給事中劾南京兵部

尚書李遂鎮守兩廣平江伯陳王謨錦衣指揮魏大經

咸以賄進大經下吏王謨革任已又劾罷浙江總兵官

盧鏜寇犯通州總督楊選被逮及寇退撫偕其僚陳善

後事宜指切邊弊帝以撫不早劾選杖六十斥為民餘

謫邉方雜職㛰歸敝衣一篋圖書一束而已隆慶初起任禮科不至尋擢南京太常少卿進大理少卿病免神宗立言官交薦張居正惡之不名萬歷十一年秋起右通政未上擢左副都御史以一柴車就道既入朝陳吏治積弊八事言臣去國十餘年士風漸靡吏治轉迂遠近蕭條日甚一日此非世運適然由風紀不振故也如京官考滿河南道例書稱職外吏給由撫按官概與保留以朝廷甄別之典為人臣交市之資敢徇私而不敢

盡法惡無所懲賢亦安勸此考績之積弊一也御史巡方未離國門而密屬之姓名已盈私牘甫臨所部而請事之干牘又滿行臺以豸冠持斧之威束手俯眉聽人頤指此請托之積弊二也撫按定監司考語必託之有司有司則不顧是非侈加善考監司德且畏之彼此結納上下之分蕩然其考守令也亦如是此訪察之積弊三也貪墨成風生民塗炭而所劾罷者大都單寒輭弱之流苟百足之蟲傅翼之虎即贓纖狼籍還登薦剡嚴

小吏而寛大吏詳去任而畧見任此舉劾之積弊四也懲貪之法在提問乃豺狼見遺狐狸是問徒有其名或陰縱之使去或累逮而不行或批駁以相延或朦朧以幸免即或終竟其事亦必博長厚之名而以盡法自嫌苞苴或累萬金而贓止坐之銖黍草菅或數十命而罰不傷其毫釐此提問之積弊五也薦舉糾劾所以勸懲有司也今薦則先進士而舉監非有憑籍者不與焉劾則先舉監而進士縱有訾議者罕及焉晉接差委專計

出身之途於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行諸人自分低昂吏民觀瞻頓異坐成驕縱之風大喪賢豪之氣此資格之積弊六也州縣佐貳雖卑亦臨民官也必待以禮然後可責以法令也役使譴訶無殊輿隸獨任其汚黷害民不屑禁治禮與法兩失之矣學校之職賢才所關令不問職業而一聽其所為及至考課則曰此寒官也概與上考若輩知上官不我重也則因而自棄知上官必我憐也又從而日偷此處佐貳教職之積

弊七也科場取士故有門生座主之稱若巡按舉劾其職也乃劾者不任其怨舉者獨冒爲恩尊之爲舉主而以門生自居筐篚問遺終身不廢假明揚之典開賄賂之門無惑乎清白之吏不概見於天下也方今國與民俱貧而官獨富既以官而得富還以富而市官此餽遺之積弊八也要此八者敗壞之源不在於外從而轉移亦不在於下也昔齊威王烹一阿大夫封一即墨大夫而齊國大治陛下誠大奮乾剛痛懲吏弊則風行草偃

天下可立治矣疏奏帝稱善敕所司下撫按奉行不如
詔者罪頃之言故給事中魏時亮周世選御史張檟李
復聘以忤高拱見黜文選郎胡汝桂以忤尚書被傾宜
賜甄録御史于應昌搆陷劉臺與王宗載同罪宗載遣
戍而應昌止罷官勞堪巡撫福建殺侍郎洪朝選御史
張一鯤監應天鄉試王篆子之鼎賔緣中式錢岱監湖
廣鄉試先期請居正少子還就試會居正卒不果遂私
中篆子之衡曹一夔身居風憲盛稱馮保為顧命大臣

朱璉則結馮保為父游七為兄此數人者得罪名教而

亦止罷官此綱紀所以不振人心所以不服臣初入臺

誓掃除積弊今待罪三月而大吏恣肆小吏貪殘小民

怨咨四方賂遺如故臣不職可見請罷斥以儆有位時

已遷刑部右侍郎帝優詔報之名時亮世選櫝復聘汝

桂還削應昌堪一綑一夔璉籍貶㑊三秩末幾偕中官

張誠往籍張居正家還轉左侍郎增俸一秩尋拜南京

吏部尚書卒官贈太子太保謚簡肅檝彊直好搏擊其

清節為時所稱云

呂坤字叔簡寧陵人萬歷二年進士為襄垣知縣有異政調大同徵授戶部主事歷郎中遷山東叅政山西按察使陝西右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居三年召為左僉都御史歷刑部左右侍郎二十五年五月疏陳天下安危其略曰竊見元旦以來天氣昏黃日光黯淡占者以為亂徵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勢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萌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亂機

使之動助亂人使之倡者也臣敢以救時要務為陛下陳之自古幸亂之民有四一曰無聊之民飽溫無由身家俱困因懷逞亂之心冀緩須臾之死二曰無行之民氣高性悍玩法輕生居常愛玉帛子女而不得及有變則淫掠是圖三曰邪說之民白蓮結社徧及四方教主傳頭所在成聚倘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軌之民乘釁蹈機妄思雄長惟冀目前有變不樂天下太平陛下約已愛人損上益下則四民皆赤子否則悉

為寇讐今天下之蒼生貧困可知矣自萬歷十年以來無歲不災催科如故臣久為外吏見陛下赤子凍骨無兼衣饑腸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衆棄地猥多留者輸去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門萬里孰能仰訴令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以來壽宫之費幾百萬織造之費幾百萬寧夏之變幾百萬黄河之潰幾百萬今大工採木費又各幾百萬矣土不加廣民不加多非有雨菽湧金安能為計令國家之防禦疎略

可知矣三大營之兵以衛京師也乃馬半羸敝人半老弱九邊之兵以禦外寇也皆勇於挾上怯於臨戎外衛之兵以備征調資守禦也伍缺於役占家累於需求皮骨僅存折衝奚賴設有千騎橫行兵不足用必選民丁以怨民鬬怨民誰與合戰人心者國家之命脈也今日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關隴氣寒土薄民生實艱自造花絨比戶困趣逼提花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經年不成一匹他若山西之紬蘇松之錦綺歲額既盈加造

不已至饒州磁器西域回青不急之須徒累小民敲骨陛下誠一切停罷而江南陜西之人心收矣以採木言之丈八之圍非百年之物深山窮谷蛇虎雜居毒霧常多人烟絶少寒暑飢渴瘴厲死者無論矣乃一木初卧千夫難移倘遇阻艱必成傷殞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至若海木官價雖一株千兩比來都下為費何止萬金臣見楚蜀之人談及採木莫不哽咽苟損其數增其直多其歲月減其尺寸而川貴湖廣之

人心收矣以採礦言之南陽諸府比歲饑荒生氣方蘇
菜色未變自責報殷戶而半已驚逃自供應礦夫工食
官兵口糧而多至累死自都御史李盛春嚴旨切責而
撫按畏罪不敢言令礦砂無利責民納銀而奸人仲春
復為攘奪侵漁之計朝廷得一金郡縣費千倍誠敕戒
使者毋散砂責銀有侵奪小民若仲春者誅無赦而四
方之人心收矣官店租銀收解自趙承勛造四千之說
而皇店開自朝廷有內官之遺而事權重夫市井之地

貧民求升合絲毫以活身家者也陛下享萬方之富何賴於彼且馮保八店為屋幾何而歲有四千金之課課既四千徵收何止數倍不奪市民將安取之令豪家遣僕設肆居民尚受其殃况特遣中官賜之敕書以壓卵之威行竭澤之計民困豈顧問哉陛下撤還内臣責有司輸課而畿甸之人心收矣天下宗室皆九廟子孫王守仁王錦襲蓋世神奸籍隅數千里而冒認王府子孫事隔三百年而妄稱受寄財産中間偽造絲綸假傳詔

旨明欺聖主暗陷親王有如楚王銜恨自殺陛下何辭
以謝高皇帝之靈乎此兩賊者罪應殊殛乃止令回籍
臣恐萬姓驚疑誠急斬二賊以謝楚王而天下宗藩之
心收矣崇信伯費甲金之負十廂珠寶之誣皆通國所
知也始誤於科道之風聞嚴追猶未為過今真知其枉
又加禁錮實害無辜請還甲金革去之祿復五城厰衛
降斥之官而勳戚之人心收矣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
其輕其重太祖既定為律列聖又增為例如輕重可以

就喜怒之情則例不得為一定之法臣待罪刑部三年矣每見詔獄一下持平者多拂上意從重者皆當聖心如往年陳恕王正甄常照等獄臣等欺天罔人已自廢法陛下猶以為輕俱加大辟然則律例又安用乎誠俯從司寇之平勉就祖宗之法而囹圄之人心收矣自古聖明之君豈樂誹謗之語然而務求言賞諫者知天下存亡係言路通塞也比來驅逐既多選補皆罷天閽邃密法座崇嚴若不廣達四聰何由明照萬里令陛下所

聞皆衆人之所敢言也其不敢言者陛下不得聞矣一人孤立萬乘之上舉朝無犯顔逆耳之人快在一時憂貽他日陛下誠釋曹學程之繫還吳文梓等官凡建言得罪者悉分别召用而士大夫之心收矣朝鮮密邇東陲近吾肘腋平壤西鄰鴨緑晉州直對登萊倘倭夷取而有之籍衆為兵就地資食進則斷我漕運退則窺我遼東不及一年京城坐困此國家大憂也乃彼請兵而二三其説許兵而延緩其期力窮勢屈不折入為倭不

止陛下誠早決大計并力東征而屬國之人心收矣四方輸觧之物營辦既苦轉運尤艱及入内庫率至朽爛萬姓脂膏化為塵土倘歲一稽核若寂者嚴監收之刑朽腐者重典守之罪一整頓閒而一年可備三年之用歲省不下百萬而輸觧之人心收矣自抄沒法重株連數多坐以轉寄則並籍家資誣以多贓則互連親識宅一封而雞豚大半餓死人一出則親戚不敢藏留加以官吏法嚴兵番搜若少年婦女亦令觧衣臣曾見之掩

目酸鼻此豈盡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牽百口難解奸人又乘機恐嚇挾取資財不足不止半年之内擾徧京師陛下知之否乎顧慎抄沒之舉釋無辜之繫而都下之人心收矣列聖在御之時豈少宦官宫妾然死於箠楚者未之多聞也陛下數年以来疑深怒盛廣廷之中狼籍血肉宫禁之内慘戚啼號厲氣宽魂乃聚福祥之地令環門守戶之衆皆傷心側目之人外表忠勤中藏憸毒既朝暮不能自保即九死何愛一身陛下

臥榻之側同心者幾人暮夜之際防患者幾人臣竊憂之願少霽威嚴慎用鞭扑而左右之人心收矣祖宗以來有一日三朝者有一日一朝者陛下不視朝久人心懈弛已極奸邪窺伺已深守衛官軍祗應故事令乾清修造逼近御前軍夫往來誰識面貌萬一不測何以應之臣望發宫鑰於質明放軍夫於日昃自非軍國急務慎無昏夜傳宣章奏不荅先朝未有至於今日強半留中設令有國家大事邀截實封揚言於外曰留中矣人

知之乎願自今章疏未及批答者日於御前發一紙下會極門轉付諸司照察庶君臣雖不面談而上下猶無欺蔽臣觀陛下昔時勵精為治今當春秋鼎盛曾無夙夜憂勤之意惟孜孜以患貧為事不知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君欲富則天下貧天下貧而君豈獨富今民生憔悴極矣乃採辦日增誅求益廣斂萬姓之怨於一言結九重之讐於四海臣竊痛之使六合一家千年如故即宮中虛無所有誰忍使陛下獨貧今禁城之內不樂有

君天下之民不樂有生怨讟愁歎難堪入聽陛下聞之必有食不能咽寢不能安者矣臣老且衰恐不得復見太平齎天叩地宿齋七日敬獻憂危之誠惟陛下密行臣言翻然若出聖心警悟者則人心自悅天意自回茍不然者陛下他日雖悔將何及耶疏入不報坤遂稱疾乞休中旨許之於是給事中戴士衡劾坤機深志險謂石星大誤東事孫鑛濫殺不辜坤顧不言曲為附會無大臣節給事中劉道亨言往年孫丕揚劾張位位疑疏

出坤手故使士衡劾坤位奏辨帝以坤既罷悉置不問初坤按察山西時嘗撰閨範圖說內侍購入禁中鄭貴妃因加十二人且為製序屬其伯父承恩重刊之士衡遂劾坤因承恩進書結納宮掖包藏禍心坤持疏力辨未幾有妄人為閨範圖說跋名曰憂危竑議畧言坤撰閨範獨取漢明德后者后由貴人進中宮坤以媚鄭貴妃也坤疏陳天下憂危無事不言獨不及建儲意自可見其言絕狂誕將以害坤帝歸罪於士衡等其事遂寢

坤剛介峭直留意正學居家之日與後進講習所著述多出新意初在朝與吏部尚書孫丕揚善後丕揚復為吏部屢推坤左都御史未得命言臣以八十老臣保坤冀臣得親見用坤之效不效甘坐失舉之罪死且無憾已又薦天下三大賢沈鯉郭正域其一即坤丕揚前後推薦疏至二十餘上帝終不納福王封國河南賜莊田四萬頃坤在籍上言國初分封親藩二十有四賜田無至萬頃者河南已封周趙伊徽鄭唐崇潞八王若皆取

盈四萬占兩河郡縣且半幸聖明裁減復移書執政言之會廷臣亦力爭得減半卒天啟初贈刑部尚書

郭正域字美命江夏人萬歷十一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與修撰唐文獻同為皇長子講官皆三遷至庶子不離講帷每講畢諸内侍出相揖惟二人不交一言出為南京祭酒諸生納貲許充貢正域奏罷之李成梁孫以都督就婚魏國徐弘基家騎過文廟門學録李維極執而抶之李氏蒼頭數十人蹋邸門弘基亦至正域曰

令天子尚皮弁拜先聖人臣乃走馬廟門外乎且公侯子弟入學習禮亦國子生耳學錄非扶都督也令交相謝而罷三十年徵拜詹事復為東宮講官旋擢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三十一年三月尚書馮琦卒正域還署部事夏廟饗會日食正域言禮當祭日食牲未殺則廢朔旦宜專救日詰朝享廟從之方澤陪祀者多託疾正域謂祀事不虔由上不躬祀所致請下詔飭厲冬至大祀上必親行帝然之而不能用初正域之入館也沈一

貫為教習師後服闋授編修不執弟子禮一貫不能無望至是一貫為首輔沈鯉次之正域與鯉善而心薄一貫會臺官上日食占曰日從上食占為君知佞人用之以亡其國一貫怒而詈之正域曰宰相憂盛危明顧不若瞽史邪一貫聞之怒兩淮稅監魯保請給關防兼督江南浙江織造鯉持不可一貫擬予之正域亦力爭秦王以嫡子未久生請封其庶長子為世子屢詔趣議前尚書馮琦持不上正域亦執不許王復請封其他子為

郡王又不可一貫使大璫以上命齎之正域榜於門曰秦王以中尉進封庶子當仍中尉不得為郡王妃年未五十庶子亦不得為世子一貫無以難及建議欲奪黄光昇許論呂本謚一貫與朱賡皆本郡同鄉也曰我輩誰敢奪者正域援筆判曰黄光昇當謚是海瑞當殺也許論當謚是沈鍊當殺也呂本當謚是鄢懋卿趙文華皆名臣不當削奪也議上舉朝韙之而卒不行正域既積忤一貫一貫深憾之會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越等相

許正域與一貫異議由此幾得危禍先是楚恭王得廢疾隆慶五年薨遺腹宫人胡氏孿生子華奎華壁或云内官郭綸以王妃兄王如言妾尤金梅子爲華奎妃族人如綍奴王玉子爲華壁儀賓汪若泉嘗訐奏之事下撫按王妃持甚堅得寢萬歷八年華奎嗣王華壁亦封宣化王宗人華越者素强禦忤王華越妻如言女也是年遣人訐華奎異姓子也不當立一貫屬通政使沈子木格其疏勿上月餘楚王劾華越疏至乃上之命下

部議未幾華越入都訴通政司邀截實封及華奎行賄狀楚宗與名者凡二十九人子木懼名華越令更易月日以上旨并下部正域請敕撫按公勘從之初一貫屬正域毋言通政司匿疏事及華越疏上正域主行勘一貫言親王不當勘但當體訪正域曰事關宗室臺諫當亦言之一貫徼笑曰臺諫斷不言也及帝從勘議楚王懼奉百金為正域壽且屬毋竟楚事當酬萬金正域嚴拒之已而湖廣巡撫趙可懷巡按應朝卿勘上言詳審

無左驗而王妃持之堅諸郡主縣主則云罔知真偽乞特遣官再問詔公卿雜議於西闕門日晏乃罷議者三十七人各具一單言人人殊李廷機以左侍郎代正域署部事正域欲盡録諸人議廷機以辭太繁先撮其要以上一貫遂嗾給事中楊應文御史康丕揚劾禮部壅閼羣議不以實聞正域疏辨且發子木匿疏一貫阻勘及楚王餽遺狀一貫益恚謂正域遣家人導華趆上疏議令楚王避位聽勘私庇華趆當是時正域右宗人大

學士沈鯉右正域尚書趙世卿謝傑祭酒黄汝良則右楚王給事中錢夢皐遂希一貫指論正域詞連次輔鯉應文又言正域父懋嘗詈辱于楚恭王故正域因事陷之正域疏辨留中不報一貫鯉以楚事皆求去廷機復請再問帝以王嗣位二十餘年何至今始發且夫訐妻証不足憑遂罷楚事勿按正域四疏乞休去楚王既得安遂奏劾正域大略如應文言且訐其不法數事請褫正域官詔下部院集議廷機微刺正域而謂其已去可

無苛求給事中張問達則謂藩王欲進退大臣不可訓乃不罪正域而令巡按御史勘王所訐以聞俄而妖書事起一貫以鯉與已地相逼而正域新罷因是陷之則兩人必得重禍乃為帝言臣下有欲相傾者為之葢微引其端以動帝意亡何錦衣衛都督王之禎等四人以妖書有名指其同官周嘉慶為之東廠又捕獲妖人皦生光巡城御史康丕揚為生光訟寃言妖書楚事同一根柢請少緩其獄賊兄弟可授首闕下意指正域及其

兄國子監丞正位帝怒為之庇反賊除其名一貫力救始免丕揚乃先後捕僧人達觀醫者沈令譽等而同知胡化則告妖書出教官阮明卿手未幾厰衛又捕可疑者一人曰毛尚文數日間鋃鐺旁午都城人人自危嘉慶等皆下詔獄嘉慶旋以治無驗令革任回籍令譽故嘗往來正域家達觀亦時時游貴人門嘗為正域所搒逐尚文則正域僕也一貫丕揚等欲自數人口引正域而化所訐阮明卿則錢夢臯壻夢臯大恚上疏顯攻正

域言妖書刋播不先不後適在楚王疏入之時盋正域乃沈鯉門徒而沈令譽者正域食客胡化又其同鄉同年羣奸結為死黨乞窮治根本定正域亂楚首惡之罪勒鯉閒住帝令正域還籍聽勘急嚴訊諸所捕者達觀拷死令譽亦幾死皆不承法司廹化引正域及歸德歸德鯉所居縣也化大呼曰明卿我仇也故訐之正域舉進士二十年不通問何由同作妖書我亦不知誰為歸德者帝知化枉釋之都督陳汝忠掠訊尚文遂發卒圍

正域舟於楊村晝捕媼婢及傭書者男女十五人與生光雜治終無所得汝忠以錦衣告身誘尚文曰能告賊即得之令引令譽且以乳媼龔氏十歲女為徵比會訊東廠太監陳矩詰女曰汝見妖書版有幾曰盈屋矩笑曰妖書僅二三紙版顧盈屋邪詰尚文曰令譽語汝刋書何日尚文曰十一月十六日戎政尚書王世揚曰汝書以初十日獲而十六日又刋將有兩妖書邪拷生光妻妾及十歲兒以鍼刺指爪必欲引正域皆不應生光

仰視夢臯丕揚大罵曰死則死耳奈何教我迎相公指
妄引郭侍郎乎都御史温純等力持之事漸解然猶不
能具獄光宗在東宮數語近侍曰何為欲殺我好講官
諸人聞之皆懼詹事唐文獻偕其僚楊道賓等詣一貫
爭之李廷機亦力為之地獄益解刑部尚書蕭大亨具
爰書猶欲坐正域郎中王述古抵藁於地大亨乃止遂
坐生光極刑釋諸波及者而正域獲免方獄急時邏卒
圍鯉舍及正域舟鈴柝達旦又聲言正域且逮迫使自

裁正域曰大臣有罪當伏尸都市安能自屏野外旣而
幸無事乃歸歸三年廵按御史史學遷劾上楚王所訐
事無狀給事顧士琦因請召還正域不報正域博通載
籍勇於任事有經濟大畧自守介然故人望歸之扼於
權相遂不復起家居十年卒後四年贈禮部尚書光宗
遺詔加恩舊學贈太子少保謚文毅官其子中書舍人
贊曰海瑞秉剛勁之性戇直自遂葢可希風漢汲黯宋
包拯苦節自厲誠為人所難能邱橓呂坤雖非瑞匹而

指陳時政炳炳鑿鑿鯁亮有足稱者郭正域持楚獄與

執政異趣險難忽發懽而後免危矣哉以妖書事與坤

相首尾故並著焉

明史卷二百二十六

明史卷二百二十六

海瑞傳坐謫興國州判官　臣章宗瀛按瑞謫興國時

民苦浮糧瑞為七事上之御史臺躬自清文以均其

賦見王弘誨所撰傳謹附識

海瑞傳遂逮瑞下詔獄　臣章宗瀛按瑞下詔獄時穆

宗在藩邸私命錦衣毋死之以是得免見識大錄謹

附識

海瑞傳清濬吳淞白茆通流入海　臣章宗瀛按隆慶四年瑞遣松江同知黃成樂上海令張嵿開浚王渡至宋家港共長一萬餘丈其歲大飢畚鍤雲集不兩月而告成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海瑞傳提學御史房寰恐見糾擿欲先發　臣章宗瀛按是時進士顧允成諸壽賢劾寰納賄狼籍乃敢强面唾瑞寰遂坐黜見識大錄謹附識

邱橓傳三十四年七月倭六七十人失道流劫　臣章

宗瀛按是時倭自杭哭至徽寧諸縣流劫至蕪湖太平逼南京城下以倭破杭州逮巡撫都御史李天寵與張經湯克寬皆論死繫獄見明實録謹附識

邱橓傳帝優詔報之　臣章宗瀛按是時帝並削籍為民見明實録謹附識

邱橓傳偕中官張誠往籍張居正家　臣章宗瀛按是時御史羊可立追論居正搆遼庶人憲㸅獄庶人妃因上疏辨冤帝遂命橓等往籍之並勘搆憲㸅狀見

明實錄謹附識

吕坤傳有妄人為閨範圖說跋名曰憂危竑議　臣章宗瀛按憂危竑議列歷代嫡庶廢立之事內刺坤與張養蒙劉道亨魏允貞鄭承恩鄧光祚洪其道程紹白所知薛亨等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吕坤傳帝歸罪於士衡等　臣章宗瀛按是時士衡與全椒知縣樊玉衡並削籍謫戍以玉衡前請册立疏中有指斥狂誕語也見明實錄謹附識

呂坤傳天啟初贈刑部尚書　臣章宗瀛按贈坤官時

並廕一子入監見明實錄謹附識

郭正域傳出為南京祭酒　臣章宗瀛按正域為祭酒

時條上監規七事請倣司馬光十科胡瑗二齋以羅

真才見明實錄謹附識

郭正域傳應文又言正域父懋嘗笞辱於楚恭王故正

域因事陷之　臣章宗瀛按是時給事中姚文蔚疏

訐正域故王護衛中人修怨陷王都御史温純因奏

劾文蔚并刺及一貫見明實錄謹附識

郭正域傳正域疏辨　臣章宗瀛按正域疏言恭王卒於隆慶時臣父方以舉人任知州何由被詧見明實錄謹附識

郭正域傳俄而妖書事起　臣章宗瀛按三十一年十一月有蜚語曰續憂危竑議凡三百餘言為東宮作危語而波及一貫遂大鬨告密鯉語人曰此事何必張皇也一貫大不懌鯉又嘗供天啟聖聰牌於閣入

則禮之因有訐為詛咒者上意幾為動而一貫益思
陷之矣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郭正域傳巡城御史康丕揚為生光訟冤言妖書楚事
同一根柢請少緩其獄賊兄弟可援首闕下意指正
域及其兄國子監丞正位　臣章宗瀛按丕揚時將
外轉中官賈忠貞教之乘妖書可免丕揚遂與錢夢
皐直攻正域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郭正域傳嘉慶旋以治無驗令革任回籍　臣章宗瀛

按嘉慶赴鞫時闔門被掠吏部尚書李戴為嘉慶外父拷訊時不忍視起入中堂上惡之罷戴歸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郭正域傳而沈令譽者正域食客　臣章宗瀛按是時與令譽處得刑部主事於玉立所致吏部郎中王士騏書丕揚以玉立起官士騏與正域嘗左右之遂削玉立士騏籍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郭正域傳啓事唐文獻偕其僚楊道賔等詣一貫爭之

臣章宗瀛按是時與文獻道賔同争於一貫第者

為陶望齡周應賔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明史卷二百二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二百二十七至二十九

給事中臣劉湄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明史卷二百二十七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一百十五

龐尚鵬　宋儀望

張岳　李材

陸樹德　蕭廩

賈三近　李頤

朱鴻謨　蕭彥　弟雍　查鐸

孫維城　謝杰

郭惟賢　萬象春

鍾化民　吳達可

龐尚鵬字少南南海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江西樂平知縣擢御史偕給事中羅嘉賓出覈南京浙江軍餉請罷叅將戚繼光張四維而盡發胡宗憲失律貪淫及軍興督撫侵軍需狀還朝出按河南巡撫蔡汝楠欲會

疏進白鹿尚鵬不可改按浙江民苦徭役為舉行一條
鞭法按治鄉官呂希周嚴杰茅坤潘仲驂子弟僮奴請
奪希周等冠帶詔盡黜為民尚鵬介直無所倚所至搏
擊豪强吏民震慴已督畿輔學政隆慶元年請帝時御
便殿延見大臣恤建言得罪者馬從謙等已又申救給
事中胡應嘉論大學士郭朴無相臣體擢大理右寺丞
明年春朝議與九邊屯鹽擢尚鵬右僉都御史與副都
御史鄒應龍唐繼祿分理尚鵬轄兩淮長蘆山東三運

司兼理畿輔河南山東江北遼東屯務抵昌平劾内侍張恩擅殺人兩淮廵鹽孫以仁賍罪皆獲譴其秋應龍等召還命尚鵬兼領九邊屯務疏列鹽政二十事醝利大興乃自江北躬歴九邊先後列上屯政便宜江北者四薊鎮者九遼東宣大者各十一寧夏者四甘肅者七奏輒報可尚鵬任既重自負經濟才慷慨任事諸御史督鹽政者以事權見奪欲攻去之河東廵鹽郜永春劾尚鵬行事乖違吏部尚書楊博議留之會中官惡博激

帝怒譙讓罷博而落尚鵬職汰屯鹽都御史官時三年

十二月也明年復坐按浙時驗進宮幣不中程斥為民

神宗立御史計坤亨等交薦保定巡撫宋纁亦白其無

罪萬歷四年冬始以故官撫福建奏蠲逋餉銀推行一

條鞭法劾罷總兵官胡守仁屬吏咸奉職張居正奪情

重譴言者尚鵬移書救居正深銜之會拜左副都御史

居正令吏科陳三謨以給由歲月有誤劾之遂罷去家

居四年卒浙江福建曁其鄉廣東皆以徭輕故德尚鵬

立祠祀天啟中賜謚惠政

宋儀望字望之吉安永豐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吴縣知縣民輸白糧京師輒破家儀望令諸區各出公田計役授田贍之禁火葬創子游祠建書院惠績甚著徵授御史劾大將軍仇鸞挾寇自重疏留中已陳時務十二策巡鹽河東請開桑乾河道宣大餉道言河發源金龍池下甕城驛古定橋會衆水東流千餘里入盧溝橋其間惟大同卜村有叢石宣府黑龍灣石崖稍險然不

踰五十里水淺者猶二三尺疏鑿甚易襄大同巡撫侯鉞嘗乘小艇赴懐來歴卜村黒龍灣安行無虞又自懐來泝流載米三十石達之古定河足利漕可徴時方行究運率三十石致一石儀望疏至下廷議兵部尚書聶豹言河成便漕兼制敵騎工部尚書歐陽必進言道遠役重遂報罷儀望尋省母歸還朝發胡宗憲阮鶚奸貪狀鶚被逮二人皆嚴嵩私人嵩由是不悦及受命督三殿門工嵩子世蕃私賈人金屬必進俾與工事儀望執

不可工竣叙勞擢大理右寺丞世蕃以為德儀望請急歸無所謝世蕃益怒會災異考察京官必進遷吏部遂坐以浮躁貶夷陵判官萬敗擢霸州兵備僉事請城涿州除馬户逋税進大名兵備副使改福建與總兵官戚繼光合兵破倭因列海防善後事詔從其請隆慶二年吏部尚書楊博欲黜儀望考功郎劉一儒持之乃鐫二秩補四川僉事四遷大理少卿萬歷二年張居正當國雅知儀望才擢右僉都御史廵撫應天諸府奏減屬郡

災賦海誓稍定將吏諱言兵儀望與副使王叔果修戰備倭果至禦之黑水洋斬獲多進右副都御史先有詔雪建文諸臣儀望創表忠祠祀之南京宋忠臣楊邦乂儀望鄉人也墓江寧歲久漸湮儀望為封其墓載其祠祀典故太常卿袁洪愈祭酒姜寶皆不為居正所喜儀望薦之朝漸失居正意四年稍遷南京大理卿踰年改北被劾罷歸儀望少師聶豹私淑王守仁又從鄒守益歐陽德羅洪先遊守仁從祀儀望有力焉家居數年卒

張岳字汝宗餘姚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行人擢禮科給事中巡視内府庫藏奏行釐弊八事已又陳時政極言講學者以富貴功名鼓動士大夫談虛論寂靡然成風又令吏治方清獨兵部無振刷推用總兵黄印韓承慶等非庸即狡曹司條例淆亂無章胥吏朋奸摶噬將校其咎必有所歸時徐階當國為講學㑹而楊博在兵部意葢指二人也博奏辨乞罷帝慰留之博自是惡岳及掌吏部岳已遷工科左給事中遂出為雲南叅議

再遷河南參政萬歷初張居正雅知岳用爲太僕少卿再遷南京右僉都御史督操江甫到官會居正父喪謀奪情南京尚書潘晟及諸給事御史咸上疏請留居正岳獨馳疏請令馳驛奔喪居正大怒會大計京官給事中傅作舟等承風劾岳貶一秩調外岳遂歸久之操江僉都御史呂藿給事中吳綰知居正以未釋撫劾岳落職閒住甫兩月居正死南京御史方萬山薦岳劾作舟作舟坐斥起岳四川參議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

入為左僉都御史獻時政四議其一言宗藩宜以世次遞殺親盡則停俾習四民之業其一言治河之策夏鎮固當開泇頭亦不可廢並報寢進左副都御史上疏評議廷臣賢否為給事中袁國臣等所論時已遷刑部右侍郎坐罷歸

李材字孟誠豐城人尚書遂子也舉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素從鄒守益講學自以學未成乞假歸訪唐樞王畿錢德洪與問難隆慶中還朝由兵部郎中

稍遷廣東僉事羅旁賊猖獗材襲破之周高山設屯以守賊有三巢在新會境調副總兵梁守愚由恩平遊擊王瑞由德慶入身出肇慶中道夜半斬賊五百級燬廬舍千餘空其地募人田之亡何倭五千攻陷電白大掠而去材追破之石城設伏海口伺其遁而殺之奪還婦女三千餘會奸人引倭自黄山間道潰而東材聲言大軍數道至以疑賊而返故道迎擊盡殺之又追襲雷州倭至英利皆遁去降賊渠許恩於陽江録功進副使萬

歷初張居正柄國不恱材遂引疾去居正卒起官山東以才調遼東開原尋遷雲南洱海參政進按察使備兵金騰金騰地接緬甸而孟養蠻莫兩土司介其間叛服不常緬部目曰大曩長曰散奪者率數千人據其地材謂不收兩土司無以制緬遣人招兩土司来歸而間討抗命夷阿坡居頃之緬遣兵爭蠻莫材合兩土司兵敗緬衆殺大曩長逐散奪去緬帥莽應裏孟兵至孟養復擊沈其舟斬其將一人乃退有猛密者地在緬境數為

緬侵奪舉族內徙有司居之戶硐至是緬勢稍屈材資遣還故土亾何緬人驅象陣大舉復仇兩土司告急材遣遊擊劉天俸率把總寇崇德等出威緬渡金沙江與孟養兵會遮浪迎擊之賊大敗至禽繡衣賊將三人巡撫劉世曾總兵官沭昌祚以大捷聞詔令覆勘未上而材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材好講學遣部卒供生徒役卒多怨又徇諸生請改參將公署為學宮參將米萬春諷門卒梅林等大譟馳入城縱囚毀諸生廬直趨軍

門抉賞銀四千洶洶不解居二日萬春脅材吏軍中不
便十二事令上疏歸罪副使丁惟寧知府沈鈇等材隱
忍從之惟寧責數萬春萬春欲殺惟寧跳而免材遂復
劾惟寧激變詔下鈇等吏貶惟寧三官材還籍候勘時
十五年十一月也御史楊紹程勘萬春首亂宜罪大學
士申時行庇之置不問旋調天津善地去而材又以雲
南事被訐遂獲重譴初有詔勘征緬功巡按御史蘇酇
言斬馘不及千破城拓地皆無驗猛密地尚為緬據材

天俸等虛張功伐副使陳嚴之與相附和宜並罪帝怒

削世曾籍奪呂祚禄一年材嚴之天俸俱逮下詔獄刑

部尚書李世達左都御史吴時來大理少卿李棟等當

材天俸徒嚴之鐫秩帝不懌奪郎中御史寺正諸臣俸

典詔獄李登雲等亦觧官於是改擬遣戍特旨引紅牌

說謊例坐材天俸斬嚴之除名大學士時行等數為解

給事中唐堯欽等亦言材以夷攻夷功不可泯奏報偶

虛坐以死假令盡虛無實掩罪為功何以罪之設不幸

失城池全軍不返又何以罪之帝皆不聽幽繫五年論
救者五十餘疏已天倖以善用大罷釋令立功時行等
復爲材申理皆不省已何孟養使人貢具言緬人侵軼
天朝救援破敵有狀聞典兵者在獄衆皆流涕而楚雄
士民閻世祥等亦相率詣闕訟寃帝意乃稍解命再勘
勘至材罪不掩功大學士王錫爵等再疏爲言帝故遲
之至二十一年四月始命戍鎮海衛材所至輒聚徒講
學學者稱見羅先生繫獄時就問者不絶至戍所學徒

益衆許孚遠方廵撫福建日相過從材以此忘羇旅久之赦還卒年七十九

陸樹德字與成尚書樹聲弟也嘉靖末進士除嚴州推官行取當授給事御史會樹聲拜侍郎乃授刑部主事隆慶四年改禮科給事中穆宗御朝講不發一語樹德言上下交爲泰今睽隔若此何以劘君德訓萬幾不報屢遷都給事中六年四月詔輟東宮講讀樹德言自四月迄八月爲時甚遥請非盛暑仍御講筵不聽穆宗頗

倦勤樹德言日月交蝕旱魃為災當及時修省及帝不豫又請謹藥餌善保護仲夏亢陽月宜益慎起居帝不悅疏皆留中内臣請祈福戒壇已得旨樹德言戒壇度僧男女擾雜導淫傷化陛下欲保聖躬宜法大禹之惡旨酒成湯之不邇聲色何必奉佛未幾穆宗崩神宗嗣位中官馮保擠司禮孟沖而代之樹德言先帝甫崩忽傳馮保掌司禮監果先帝意何不傳示數日前乃在彌留後果陛下意則哀痛方深萬幾未御何暇念中官疏

入保大恨比議祧廟樹德請毋祧宣宗仍祀睿宗世室格不行已極陳民運白糧之患請領之漕臣從之樹德居言職三年疏數十上率侃直會樹聲掌禮部乃量遷尚寶卿歷太常少卿南京太僕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樹德素清嚴約束僚吏屏絶聲伎山東民壯改民兵戍薊門隆慶末令歲輸銀二萬四千罷其戍役尋命增輸三萬樹德請如河南例罷之帝不從而為免增輸之數德府白雲湖故民田為王所奪後已還民王復結

中官謀復之樹德爭不得乞休歸久之卒

蕭廩字可發萬安人祖乾元以御史劾劉瑾廷杖下獄終雲南副史廩舉嘉靖末進士授行人隆慶三年擢御史因地震請加禮中宮已出覈陜西四鎮兵食斥將吏隱占卒數萬人歸伍固原州哈喇圖之地密邇松山為楚府牧地廩言楚府封武昌牧地在塞下與寇接王所收四五百金而奸宄窟穴弊甚大宜諭使獻之朝廷詔可已改巡茶馬七苑牧地養馬八千七百餘匹而占地

五萬五千三百頃有奇廩但給萬二千二百餘頃歲益課二萬萬歷元年巡按浙江請祀建文朝忠臣十二人從祀王守仁於文廟尋擢太僕少卿再遷南京太僕卿九年由光禄卿改右僉都御史巡撫陜西時方覈天下隠田大吏爭希張居正指增賦廩令如額而止境内回回部常羣行拾麥穗閒或草竊耀州以變告廩撫諭之戮數人變遂定令拾麥毋帶兵甲儕偶不得至十人進右副都御史移撫浙江先以賞貢使歲增造綵幣二千

廩請均之福建及徽寧諸府從之已請減上供織造不許遷工部右侍郎名改刑部進兵部左侍郎以官卒贈尚書廩初從歐陽德鄒守益遊制行醇謹故所至有立

賈三近守德修嶧縣人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吏科給事中四年六月疏言善治者守法以宜民去其太甚而已令廟堂之令不信於郡縣郡縣之令不信于小民蠲租矣而催科愈急振濟矣而追逋自如恤刑矣而冤死相望正額之輸上供之需邊彊之費雖欲損毫釐

不可得形格勢制莫可如何且監司考課多取振作集事之人而輕寬平和易之士守令雖賢安養之心漸移於苛察撫字之念日奪於征輸民安得不困乞戒有司務守法而監司殿最毋但取旦夕功失惇大之體已復疏言撫按諸臣遇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為撫字在舉人則為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為精明在舉人則為苛戾是以為舉人者非華顛鬠齒不就選人或景足毀裳息心仕進夫舉鄉豈乏

才良宜令勉就是遂因行激勸詔皆俞允再遷左給事中勘事貴州中道罷還遂請急歸神宗嗣位起户科給事中萬歷元年平江伯陳王謨以太后家姻夤緣得鎮湖廣三近劾其垢穢乃不遣給事中雒遵御史景嵩韓必顯劾譚綸被謫三近率同知救之詔增供用庫黄蠟歲二萬五千三近等又諫皆不從時方行海運多覆舟以三近言罷其役肅王縉熿隆慶間用賄以輔國將軍襲封至是又請復莊田三近再疏争遂弗予初有令征

賦以八分爲率不及者議罰三近請地凋敝者減一分詔從之中官温恭請盡輸關稅鹽課於内庫三近言課稅本饟邊今屯田牢蕪開中法壞塞下所資惟此苟歸内帑必誤邊計議乃寢頃之擢太常少卿再遷南京光祿卿請假歸十二年召掌光祿其秋拜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畿輔大饑振貸有方召拜大理卿未上以親老歸養起兵部右侍郎復以親老辭不許尋卒

李頤字惟貞餘干人隆慶二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博習

典故負才名萬歴初擢御史同官胡涍景嵩韓必顯給事中雒遵相繼獲譴抗疏申救不聽清軍湖廣廣西請免土民遠戍祗充傍近衛所軍制可忤張居正出為湖州知府遷蘇松兵備副使湖廣按察使鄖陽兵變知府沈鈇且得罪頤為白其寃而密殲首亂者以母喪歸起故官莅陜西進河南右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廵撫順天進右副都御史以定亂兵進兵部右侍郎長安桀驁頤與總兵王保以其心腹薩喇勒等七人賊遂讋已別

部巴雅入寇督將士敗之羅文峪進左侍郎久之進右
都御史時礦稅使四出馬堂駐天津王忠駐昌平王虎
駐保定張旺駐通州頤疏言燕京王氣所鍾去陵寢近
開鑿必損靈氣又言畿輔地荒歲儉而敕使誅求不遺
纖屑恐臨清激變之慘復見輦轂下已遼東稅使高淮
誣劾山海同知羅大器頤復言內監外僚初無統攝且
遼陽礦稅何預薊門若皆郊淮所為有司將無遺類陛
下奉天之權制馭宇内今盡落宦豎手朝奏夕報如響

應聲縱所劾當罪尚非所以為名何況無辜槩加摧折皆不報頤在鎮十年威望大著中使憚頤廉正饑民少安二十九年以工部右侍郎代劉東星管理河道議上築決口下疏故道為經久計甫兩月以勞卒贈兵部尚書頤仕宦三十餘年敝車羸馬布衣蔬食初為御史首請祀胡居仁于文廟寢未行見居仁裔孫希祖幼且貧字以女養之于家弟謙早卒以己廕畀其子

朱鴻謨字文甫益都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吉安推官識

鄒元標於諸生厚禮之擢南京御史元標及吳中行等得罪鴻謨疏救語侵居正斥為民鴻謨歸杜門講學不入城市居正卒起故官出按江西奏蠲水災賦請減饒州磁罷不報又疏薦建言削籍者忤旨奪俸擢光禄少卿由大理少卿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改撫應天蘇州十府引二祖節儉之德請裁上供織造報聞吳中徭役不均令一以田為凖不及百畝者無役縣為立籍定等差貴游子弟恣里中無賴者與共為非遠近訛言謂

有不軌謀鴻謨盡捕之上疏告變朝議將用兵兵部主事伍衣萃亟言于尚書石星令覈勘乃解鴻謨尋入為刑部右侍郎卒官不能斂僚屬醵金以辦贈刑部尚書謚恭介

蕭彥字思學涇縣人隆慶五年進士除杭州推官萬歷三年擢兵科給事中自塞上多警邊吏輒假招降俸賞彥言議招逆黨為中國逋亡設耳乃欲以此招漠北敵人夫李滚滿四等休養百年稱亂一旦降人不可處内

地明矣宜一切報罷從之以工科左給事中閱視陝西四鎮邊務還奏訓兵儲餉十事並允行尋進户科都給事中初行丈量法延寧二鎮益田萬八千餘頃總督高文薦請三年征賦彦言西北墾荒永免科稅祖制也況二鎮多沙磧奈何定永額使初集流庸懷去志遂除前令詔購金珠已停市而命以其直輸內庫彦言不當虛外府以實內藏不聽尋上言察吏之道不宜視催科為殿最昨隆慶五年詔征賦不及八分者停有司俸至萬

歷四年則又以九分為及格仍令帶征宿負二分是民歲輸十分以上也有司憚考成必重以敲扑民力不勝則流亡隨之臣以為九分與帶征二議不宜並行所謂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也部議允行未幾浙江巡撫張佳允復以舊例請部又從之彦疏爭乃詔如新令詔取黄金三千二百兩彦請納户部言減其半不從擢太常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都匀答千嚴苗叛土官蒙詔不能制彦檄副使楊寅秋破禽之宣慰安國亨詭

言獻大木被賚及徵木無有為彥所劾國亭懼誣商奪其木訐彥於朝帝怒欲罪彥大學士申時行等言國亨反噬輕朝廷帝乃止改撫雲南時用師隴川副將鄧子龍不善御軍兵大譟守備姜忻撫定之而其兵素驕給餉少緩遂作亂鼓行至永昌趨大理抵瀾滄過會城彥調土漢兵夾攻之斬首八十餘從皆撫散事聞賚銀幣自緬甸叛孟養車里二宣慰久不貢至是修貢彥撫納之尋以副都御史撫治鄖陽進兵部右侍郎總制兩廣

軍務日本躙朝鮮會暹羅入貢其使請勤王尚書石星因令發兵擣日本彥言暹羅處極西去日本萬里安能飛越大海請罷其議星執不從既而暹羅兵卒不出召拜户部右侍郎尋卒彥從同縣查鐸以有志行服官明習天下事所在見稱後贈右都御史謚定肅弟雍廣東按察使官績亞於彥而學過之時稱二蕭查鐸字子警嘉靖四十五年進士隆慶時為刑科左給事中忤大學士高拱出為山西參議萬歷初官廣西副使移疾歸繕

水西書院講王畿錢德洪之學後進多歸之
孫維城字宗甫邱縣人隆慶五年進士歷知濬太康任
邱三縣萬歷十年擢南京御史初張居正不奔喪寧國
諸生吴仕期欲上書諫未發太平同知龍宗武告之操
江胡檟以聞於居正會有偽為海瑞劾居正疏者播之
邸抄宗武意仕期遂寘獄搒掠七日而卒居正死仕期
妻訟冤維城疏言狀檟已擢刑部侍郎宗武湖廣參議
皆落職戍邊天下快之中官田玉提督太和山請兼行

分守事帝許之維城援祖制力陳不可俄以救言官范儁等俸一年忤座主大學士許國出為永平知府遷赤城兵備副使繕亭障二百六十所招史車二部千餘人以功屢進按察使兵備如故部長安圖挾五千騎邀賞維城請于督撫革其市賞而責之戢不敢肆尋以右布政使移守宣府改廣東左布政司二十九年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河套常犯順罷貢市十餘年後復松山築邊城諸部長恐益侵軼至是瀞農巴爾章等乞款聞

巡撫王見賓嘗去請益切在寧夏者曰卓齋亦請之巡撫楊時寧兩鎮交奏給事中桂有根請聽邊臣自主維城方化見賓時寧亦遷去以黄嘉善代二人並申約束維城又條善後六事疑事復堅初維城在宣府與總兵官麻承恩不相能會承恩亦移鎮延綏一日維城見城外積沙及城命餘丁除之承恩紿其衆曰食不宿飽且塞沙可盡乎卒遂譟維城曉之曰除城沙以防寇耳非謂塞上沙也卒悟而散維城因自劾帝慰留維城治譁

者然維城竟坐是得疾不數月卒將吏入視其橐僅數金賻而歸其喪

謝杰字漢甫長樂人萬歷初進士除行人冊封琉球却其餽其使入謝仍以金餽卒言於朝而返之歷兩京太常少卿南京歲祀懿文太子以祠祭司官代杰言祝版署御名而遣賤者將事於禮為褻請如哀沖莊敬二太子例遣列侯帝是之乃用南京五府僉書累遷順天府尹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屬吏被薦者以賄謝杰曰

賄而後薦干戈之盜薦而後賄衣冠之盜人以為名言

進南京刑部右侍郎二十五年春杰以帝荒于政事疏陳十規言前此兩宮色養維一今則定省久曠慶賀亦疏孝安太后發引並不親送前此太廟時饗皆躬親今則皆遣代前此經筵臨御聖學日勤今則講官徒設講席久虛前此披星視朝今則高拱深居累年不出前此歲旱步禱郊壇今則圜丘大報久缺齋居宸宮告災亦忘修省前此四方旱澇多發帑金今則採礦榷稅前此

用財有節今則歲進月輸而江右之磁江南之紵西蜀之扇闕中之絨率取之逾額前此樂聞一言今則封事甫陳嚴綸隨降但經廢棄永不賜環前此撫卹宗室恩義有加今則楚藩見誣中璫旋出以市井奸宄間骨肉懿親前此官盛任使下無曠鰥今則大僚屢虛庶官不補是陛下孝親尊祖好學勤政敬天愛民節用聽言親親賢賢皆不克如初矣不報召為刑部左侍郎擢戶部尚書督倉場時四方遇災率請改折杰請歲運必三百

萬以上方許議折從之三十二年卒官初杰父教諭廷
衮家居老矣族人假其名逋賦縣令劉禹龍言於御史
逮之杰代訊幾斃後撫贛禹龍家居未嘗修隙時服其
量
郭惟賢字哲卿晉江人萬歷二年進士自清江知縣拜
南京御史張居正既死吴中行趙用賢等猶未録會皇
長子生詔赦天下惟賢因請召諸臣馮保惡其言謫江
山丞保敗還故官劾左都御史陳炌希權臣指論罷御

史趙耀趙應元不可總憲紀炌罷去又薦王錫爵賈三近孫鑨何源孫丕揚耿定向曾同亨詹仰庇皆獲召主事董基諫内操被謫惟賢救之忤旨調南京大理評事給事中阮子孝御史潘惟岳等交章救帝怒奪俸有差惟賢尋遷户部主事歷順天府丞二十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景王封德安土田倍諸藩國絶賦額猶存及帝弟潞王之國衛輝悉以景賦予王王奏賦不及額帝爲奪監司以下俸責撫按急奏報惟賢言景府賦額

皆奸民投獻妄張其數臣為王履畒增賦二萬五千非
復如往者虛數王反稱不足何也且潞去楚遠莫若徵
之有司轉輸潞府會典皇莊及勳戚官莊遇災蠲減視
民田今襄漢水溢王佃民流亡過半請蠲如例又言長
沙寶慶衡州三衛軍戍武岡而永州寧遠諸衛遠戍廣
西瘴癘死無數請分番送戍武岡罷其戍廣西者帝悉
報許承天守備中官以徵與邸舊賦請罷潛江知縣及
諸佃民旨下撫按勾捕惟賢言臣撫楚事無不當問今

中官問兩臣等為勾捕臣實不能帝直其言而止尋請以太和山香稅充王府通祿免加派小民又請以周敦頤父輔成從祀啟聖詔皆從焉入為左僉都御史言行取不宜久停言官不宜久繫台員不宜久缺已復言天下多故乃自大僚至監司率有缺不補政日廢弛且建言獲譴者不下百餘人効忠者皆永棄帝不納尋遷左副都御史請早建皇儲慎簡輔弼亟行考選盡下推舉諸疏俱不報久之以憂歸起户部左侍郎未上卒贈右

都御史天啟初謚恭定

萬象春字仁甫無錫人萬厯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皇女生詔户部光禄寺各進銀十萬兩象春力諫不聽屢遷禮科都給事中鄭貴妃有盛寵而帝耽于酒象春因慈寧宫災疏諫報聞時宗室蕃衍歲禄不繼象春議變通會河南廵撫褚鈇亦奏其事帝即命象春遍詣河南山西陜西諸王府詳畫以聞象春抵河南方集議而周府諸宗人疑鈇疏出宗正睦㰙意羣毆睦

檮幾死象春以狀聞帝爲奪諸人歲祿象春復以次詣
奏告諸藩奏上便宜十五事多著爲令真人張國祥乞
三年一覲象春言左道無民社寄不當在述職之列時
詔許后父永年伯王偉乘肩輿象春言勳戚不乘輿祖
制也固安伯陳景行武清伯李偉太后父哀白封始賜
肩輿定國公徐文璧班首重臣嗣爵久故亦蒙殊典今
偉非三人比乞寢前命皆不許孟秋將享廟帝齋宿宮
中象春言當在便殿不當于內寢帝怒停俸三月已因

災異言外吏貪殘不當遣緹騎逮問宮禁邃密不當宿
重兵廷臣建言貶黜當敘遷内臣有犯當付外廷按治
帝報聞象春在諫垣久前後七十餘疏多關軍國計請
復建文年號加景帝廟謚尤為時所稱出為山東參政
妖賊郭大通為亂討禽之歴山西左布政使二十五年
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倭躙朝鮮濱海郡邑悉戒嚴
象春撤軍民供饋運應機立辦中使陳增以礦税至象
春疏論其害福山知縣韋國賢忤增被侵辱象春力保

持之增遂劾國賢沮撓象春黨庇諂逮國賢奪象春俸遂引疾歸起南京工部右侍郎未上卒贈右都御史

鍾化民字維新仁和人萬歴八年進士授惠安知縣多異政御史安九域薦於朝以俸未及期移知樂平治復最徵授御史與同官何卓王愼德交章請建儲不報出視陝西茶馬言邊塞土寒獨畜馬為業今慮其闌出為厲禁于是民間孳息與境內貿易俱廢公私緩急亦無所資請聽踰境販鬻特不得入番中又鬻寧夏乏餉歲

發萬金易米二萬七千石後所司乾沒濫征之民請以墾田粟補之永停徵派俱報可巡按山東歲旱請蠲振先發後聞坐寧夏時取官銀交際為尚寶丞周弘禴所劾調行人司正累遷儀制郎中瀋王珵堯由支庶嗣請封其庶子為郡王化民持不可帝傳諭曰第予虛名令籍是婚娶耳化民奏曰瀋王子與元子孰親王子不即封慮妨婚娶元子不即位不慮妨豫教乎帝怒以化民辭直無以難帝命並封三王化民與顧允成等面詰王

錫爵于朝房尋進光禄丞二十二年河南大飢人相食
命化民兼河南道御史往振荒政具舉民大説既竣繪
圖以進帝嘉之褒諭者再擢太常少卿二十四年以右
僉都御史廵撫河南討平南陽礦盜夾河賊嘯聚數千
人復督兵破之時方采礦抗疏力諫化民短小精捍多
智計居官勤厲所至有聲徧歷八府延父老問疾苦勞
瘁卒官士民相率頌于朝詔贈右副都御史賜祠曰忠
惠

吳達可字安節宜興人尚書儼從孫也萬歷五年進士歷知會稽上高豐城並有聲選授御史疏請御經筵勤學時與大臣臺諫面議政務報聞大學士趙志皋久疾乞休未得請達可力言志皋衰庸宜罷不納二十八年正月請因始和布令舉皇長子冊立冠婚禮簡輔臣補臺諫疏礦稅中使不報視鹽長蘆歲侵繪上畿民十四圖力請振貸稅使馬堂張日華議加鹽稅奸商妄稱嘉靖中大同用兵貸其貲三萬六千金請于鹽課補給户

部許之達可皆抗爭事得已改按江西稅使潘相毆折輔國將軍謀𡊨肢並繫宗人宗達誣以劫課劾上饒知縣李鴻主使帝切責謀𡊨等奪鴻官達可言宗人無故受刑又重之以詰責將使天潢人人自危鴻無辜不當黜願亟正相罪復鴻官同官湯兆京亦極言相罪且言遼東高淮陝西梁永山東陳增廣東李鳳雲南楊榮皆元惡為民害不可一日留皆弗聽鴻吳人大學士申時行之壻萬歷十六年舉北闈鄉試為吏部郎中高桂所

攻後七年成進士至是抗相以彊直稱相又請開廣信銅塘山採取大木鑿泰和娀姥山石膏達可復極諫不可閣臣亦爭之乃寢還掌河南道事佐温純大計京官尋陳新政要機痛規首輔沈一貫疏留中擢太僕少卿再還南京太僕卿召改光祿進通政使鎮撫史晉以罪罷妄投封章詆朝貴達可封其疏而劾之晉尋得罪奏請正疏式屏讒邪重駁正懲奸宄數事帝嘉納焉尋上疏乞休去卒贈右副都御史

贊曰龎尚鵬諸人歷官中外才諝幹局咸有可稱賈三近陳時政多長者之言其言資格深中積弊謝杰𨚫屬吏饋亦無愧楊震云

明史卷二百二十七

明史卷二百二十七考證

龎尚鵬傳改按浙江民苦徭役為舉行一條鞭法　臣章宗瀛按是時行甲首錢均徭二法吏胥因緣加派貧富皆不聊生尚鵬乃會計一邑需費及諸顧役若干核民間丁土若干刻單人給一帖使民知歲輸有定顧吏遂不能為奸後海瑞推廣之通行於江南名一條鞭法見明張元忭所撰祠碑謹附考

龎尚鵬傳兼領九邊屯務疏列鹽政二十事　臣章宗

瀛按尚鵬所陳鹽政二十事其在兩淮者一設法銷

引一稽查實政一議減開中一先期給引一收買餘

鹽一禁止私煎一酌處引價一折鹽舖户一報中糧

草一禁止截賣一定淮廣行鹽之地一定折色本色

之宜凡十二條其在山東長蘆者疏通阻滯三條禁

抑私販一條調停偏累二條定折納二條凡八條見

經世文編謹附考

宋儀望傳受命督三殿門工　臣章宗瀛按三殿工始
於嘉靖三十六年成於四十一年維時工部尚書為
歐陽必進見明實錄謹附考
宋儀望傳擢霸州兵備僉事　臣章宗瀛按是時有西
寧侯過霸州為盜所迫溺死儀望甫抵任即擒其巨
魁見識大錄謹附識
陸樹德傳除嚴州推官　臣章宗瀛按樹德任嚴州推
官時以廉幹為龐尚鵬所許又太守嵩忌其材及太

守入覲有許其私者樹德獨力表其誣見王世貞集

謹附考

陸樹德傳屢遷都給事中　臣章宗瀛按樹德歷任兵

户禮三科給事中又有册封周趙二王力却饋遺事

傳俱未載謹識

李頤傳清軍湖廣忤張居正　臣章宗瀛按李頤以清

軍湖廣過江陵與張居正父抗故居正銜之見獻徵

録謹附考

李頤傳頤在鎮十年威望大著　臣章宗瀛按頤在鎮
時尚有禱雨賑飢捐貲置學田諸事見明劉應麟所
撰行狀謹附考
孫維城傳改廣東左布政使　臣章宗瀛按維城以遷
官過里有故人坐逋租縶官求為之解維城解所服銀
帶代之輸官而終不為言見獻徵録傳未載謹附識
孫維城傳條善後六事　臣章宗瀛按維城所條善後
六事一曰預運發二曰專責成三曰酌馬數四曰嚴

賞規五曰重命地六曰改市期見明實録謹附考

萬象春傳奏上便宜十五事　臣章宗瀛按象春所陳便宜十五事大旨在限封閉業弛禁加刑數端又申明定禄制正賦額諸便見經世文編謹附識

明史卷二百二十七考證